

柳南隨筆正續

二





柳南隨筆

續正

(一)



BW7509 / 140 09

# 柳南隨筆卷五

勝國時。吾邑有自奉儉約過於常情者二人。一極貴。一極富。極貴而儉者。爲陳中丞察。其巡撫南贛也。日市一鴨。聊四分之一。以供子師饌。半以分啖父子。極富而儉者。爲譚曉。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藉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然陳公之儉。或出於矯。而譚則天性各齋使然。又未可同日語也。

顧仲恭大深於經學。註疏俱成函在口。嘗謂其友錢嗣隆諱曰。君家宗伯。未可謂讀書人也。嗣隆訝而問

之。仲恭笑曰。吾觀彼于十三經註疏。猶未能熟。雖博極羣籍。抑末也。讀書人恐不如是。然吾聞吳祭酒梅村。嘗問宗伯曰。有何異書可讀。曰。十三經註疏耳。觀此。則彼於經疏亦未必全不留心。特未能如仲恭之精熟耳。

漢班昭爲曹世叔之妻。稱曹大家。按家字當讀姑。又與姑同。大家女之尊稱。又離騷云。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淫又貪夫厥家。家字註音姑。謂淫殺羿而取其室。此亦家字讀姑之一證也。某宗伯爲山陰王。玉映題照云。季重才名噪若耶。標綳有女嗣芳華。漢家若採東征賦。彤管先應號大家。是讀家字爲本音矣。西溪叢語云。唐秘書省有裝潢匠六人。齊民要術云。紙有裝潢法。釋名。潢染紙也。集韻。音胡曠切。作去聲。讀而宗伯贈書詩云。朱黃點勘須完好。錢軸裝潢要簇新。是讀潢字爲呼王切。

無異潢汙天潢之潢矣。韓退之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博學如宗伯而猶不免誤用。甚矣識字之難也。又戒庵漫筆謂賈胡藏珠而都元敬讀賈爲假不爲古音。泛駕之馬王魯南讀泛爲汎不爲捧音。蓋自小學不講字之誤讀卽名人亦不免矣。

葛一龍字震甫本洞庭山富室性好結客揮金如糞土晚年金盡而好客自如。嘗遇二三故人於滌陽道上見其行裝蕭然思有以贈之。顧震甫囊中亦蕭然也。乃一一書借券付之。約曰俟稍贏餘當一一奉償。但希免子錢耳。聞者笑之。然其義甚高志亦可哀也。

錢玉友爲詩主於奇崛稍涉輕圓便不喜信如其說。古人脫手彈丸之喻爲非矣。嘗以高青邱詩比董元宰書謂兩公自圓美可愛學之者使易軟熟少骨力。此論却得。

王石谷作畫一落筆便思傳世故卽其八十以後之作亦無一懈筆。識者謂其能密而不能疎。固然然其氣韻亦非凡手可及也。其門人楊野鶴嘗晚年每多率筆沈啓南論畫嘗持蒼潤二字蓋蒼而不潤神氣便少野鶴晚年却未免此病。

詩家多用隔是二字田汝成委巷叢談云猶云已是如是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又多用

遮莫二字羅大經鶴林玉露云猶云儘教也。杜詩遮莫鄰雞下五更。

隔是一作格是。

昔人謂唐子畏畫師周臣而雅俗迥別。或問臣畫何以俗。曰臣嘗中只少唐生數十卷書耳。余謂此論却未盡然。如吾邑烏目山人。嘗嘗中與周臣何異。而畫却不俗。介州先生謂永叔不識佛理強開佛。此語誠

然蓋必能識之而後能闢之不然望影而談恐未足服其心也若朱紫陽之闢佛彼固於佛理曾究心來故闢之也每每切中其病非歐公比矣。兪州又謂歐公不識詩自標譽能詩夫詩如歐公亦可以已矣猶謂其不識是可言歟吾邑詩人自某宗伯以下推錢湘靈馬定遠兩公湘靈生平多客金陵毘陵間且時文古文兼工不專以詩名也故邑中學詩者宗定遠爲多定遠之詩以漢魏六朝爲根柢而出入於義山飛卿之間其教人作詩則以才調集玉臺新咏二書湘靈詩宗少陵有高曠之思有沈雄之調而其教人也亦必以少陵兩家門戶各別故議論亦多相左湘靈序王露滑詩云徐陵章叢守一先生之言虞山之詩季世矣又序錢玉友詩云學於宗伯之門者以妖冶爲溫柔以堆砌爲敦厚蓋皆指定遠一派也。秦始皇時蝗蔽天下詔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認爵自此始明及秦元年以邊陲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納粟入監自此始。

壬子七月瀕海之處湖沒凡棺之未葬者或殯於室或厝於野俱隨潮湧去及潮退迹之則不辨其誰某矣子因思世俗製棺其前和輒刻壽字或福字此甚無謂不若刻死者姓名於其上倘遇不測猶可辨識誰某也因書之以告世人。

福山章烈婦馬氏溺死事甚奇然人多有疑之者先是烈婦之夫殯而未葬迨烈婦死遂厝其棺於夫之旁至雍正十年七月福山遇潮沒凡棺之未葬者悉隨潮湧去卽烈婦之夫之棺亦然而烈婦獨屹然不移於是向之疑烈婦者無不詫爲奇事始信爲真烈婦云。

程松厓有秣陵天遠不宜秋之句。王新城極賞之。按此句本襲戴叔倫作。不過以天遠易凋敝二字。豈落花芝蓋落霞孤鶩。子安固不妨與子山並傳與。

史記甘繹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繹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俗輒云。羅十二爲相。大謬。

婦人以金銀爲介指。蓋其來已久。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鑲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又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羣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環進之。娠則以金鑲退之。進者著右手。退者著左手。今之指環是也。又相傳古者婦人。月經與娠則帶。否則去之。今人常帶在手。既味戒止之義。甚至男子而亦帶之。若爲飾手之物。尤可怪矣。

康熙己未。御試博學宏詞。施愚山卷閣擬一等進。上閱之。以詩中旗字。押韻誤書爲旂。改置二等。按旗字入支韻。周禮。司常所掌。熊虎爲旗。又釋名。熊虎爲旗。將軍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旂字入微韻。周禮。交龍爲旂。又釋名。旂。倚也。畫兩龍相依倚也。乃知旗旂。本爲二物。亦不同韻。人自忽過耳。若楊升庵轉注。以旂字叶真文等韻。此蓋據宋人劉貢父之說。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晉童謠。丙之辰。龍尾伏。辰。旂服。振振取。號之旂。當爲芹音耳。然如池北偶談第十四卷所載。不言旂字本音。但據貢父之說。若旂字當直音芹者。則又誤後學不淺也。

池北偶談云常熟顧充仲達著字義總略今吾邑不特無其書亦并不知其人

太倉顧麟士先生爲人介特不苟受施東陽張公國維撫吳延先生傳其子筆硯外絕不干以私有富人犯法者罪當死適以黃金百鎰謁先生俾言於張公以求免先生固謝遣去而心終憐之自是爲損一飯焉張公察其意若有甚戚者因婉轉請其故先生乃具言之公卽未減犯法者罪云此事聞之於張兄冰璜冰璜蓋先生之外孫也

唐書王瓌傳載漢以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瓌乃用於祠祭則祭祀之焚楮錢蓋始於瓌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寓以形而楮錢大若盞口其印文黃曰泉臺上寶白曰冥遊亞寶此又瓌之故事而增華者也

嚴恪字心哲文靖公之父也文靖已晉尙書而封君猶康健在堂其堂中懸一聯云有子萬事足我子作尙書足而又足七古來稀我年近大耋稀而又稀相傳封君八十餘猶多侍妾文靖憂之旣請告歸寒暑晝夜必與封君同寢處封君屢因所親屬爲異室文靖不從也前明時給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旣稱老爺其子貴亦稱大爺聞吾邑陳莊靖璉之子少參抱冲<sub>馮</sub>公顯太常<sub>程</sub>之子副使鹿客<sub>章</sub>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國初猶然今則並稱大爺矣此就紳士言之其餘稱謂之僭越無等更非一端也江陰湯廷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閩里稱呼有二

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踰越。噫。安得此風。復見於今日哉。

柳如是性機警。饒膽略。絳雲樓主人寵憚之。乙酉五月之變。柳勸主人死。謝不能。柳奮身欲沈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時長洲沈明倫館于其家。親見之。嘗以語人。見顧苓河東君傳。

弁州謂歐蘇之文。其流也。使人長難而好易。此語誠然。蓋二公以清圓轉折爲工。而古人鍊字鍊句之法。至此盡矣。長洲汪荅文。學歐者也。武進董文友。學歐而兼學蘇者也。吾邑錢湘靈謂文友。荅文諸子。

於文友。荅文諸子。而古文之衰。諸子亦不得辭其責。芙蓉莊在吾邑小東門外。去縣治三十里。白茆顧氏別業也。某尙書爲憲副臺卿公外孫。故其地後歸尙書莊。有紅豆樹。又名紅豆莊。樹大合抱。數十年一花。其色白。結實如皂莢子。赤如櫻桃。順治辛丑。是花盛開。邑中名士咸賦詩紀事。至康熙癸酉。再花。結實數斗。村人競取之。時莊已久毀。惟樹存野田中耳。今樹亦半枯。每歲發一枝。訖無定向。聞之士人所向之處。稻輒歉收。亦可怪也。唐詩紅豆生南國。又云紅豆啄餘鸚鵡粒。未知卽此種否。俟再考之。

居易錄云。越中若邪谿亦云若耶。邪于遮切。宋九域志云。徐浩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輩游若邪之谿。因改爲五雲谿。是讀作邪正之邪。類惡谿矣。余按古樂府多稱父爲邪。音同瑯琊之瑯。又顏氏



家訓曰。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濛詩云。飄飄雲母舟。簡文曰。昶既不識其父濛。又飄飄其母。是其證也。曾子不居勝母。以其名不順。季海改若邪爲五雲。亦同此意耳。如讀作邪正之邪。則并若字不可通矣。大謬。

瞿汝稷。字元立。號洞觀。昆湖先生任子也。八歲時。足生疔。凡疔以食生豆爲驗。不知氣味者則不治。洞觀食竟不知。醫者腐至。咸謂必無幸矣。當危急時。恍惚見呂仙。面授方藥數味。內有雄黃。曰。此脚服疔。故用此服之。日有半。卽愈。自是神常入異境。無非丹洞元圃。金堂玉陛。其中之人。則皆仙也。每出窗外。常有白雲層疊。若絮乘之冉冉而登。諸仙每戒洞觀可勿婚宦。虧損靈根。以語其父。父曰。必我父子皆仙。則可。洞觀還語諸仙。諸仙指密殿金字榜示之曰。榜上惟汝有名。不列者不可。故竟婚宦。

洞觀名列仙籍。而性嗜宗門。書撮其要。爲指月錄。至今諸方。參學者無不宗之。其弟遠觀。名汝說。字星卿。顧好西儒利瑪竇之學。熟精其書。兄弟相反如此。

明嘉靖三十三年春。倭人入寇。兵備道任公瓚督兵江陰以待之。其子遣人候問。公作書報之云。汝輩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銜。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耶。倭寇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喝罷裏草。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韓榻耶。後來事未知如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曉之。不必多說。兒輩莫曉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園也。讀書

孝親。毋貽父母之憂。便是常聚首。亦奚必一堂哉。此書載江陰李湖戒庵老人漫筆。謂蓋忠毅公之祖也。而近日江陰繆進士詵刻其祖文貞公家訓。亦爲載入。竟作文貞公與子書。中間只要我回銜。銜字改作家字。倭寇流毒。毒改作賊字。而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討句。及後來事未可知句。則俱刪去。其餘字字悉同。近亦韓得此書於伊祖典籍公從年隨筆內。謂其語字字真摯。可以激發忠孝。因欲載入昭文志中。初子未見戒庵漫筆。而先見繆氏家訓。謂此書必文貞公作。而附會於任者。以語亦韓。遂不與載。及見漫筆。乃知果任公作。繆氏家訓誤入耳。

新城秋柳詩四首。其風調之佳。如三河少年。風流白賞。蓋妙搆也。近日吾邑邵青門。作秋柳詞一首。風調亦復可愛。因錄之。詞云。萬樹黃金線。最無端。送春辭夏。垂垂欲倦。一自漫空飛絮。盡多少。朱門畫掩。便背了東風一面。記得清明寒食。路倚纖腰。亂打桃花片。又勾住花開燕。如今拋擲。情何限。帶幾枝冷煙。疎雨水村茅店。六代山河斜照裏。無數暮鴉棲徧。又何處。笛聲哀怨。悽絕右丞三疊句。任行人唱煞。無心管。長亭路。連天遠。

明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時。常熟縣俞市村第六等鄉。忽見白龍一。黑龍二。從西北方來。天地晦冥。乘雲下降。口吐紅餞。眼若燈籠。鱗甲頭角分明。轟雷閃電。猛雨狂風。號空拔木。捲去居民。楊朴。胡奎。陳錦。陳岳。葛宗全等三百餘家。瓦草房千餘間。磚瓦梁柱。家資樹木。亂飛星散。至酉時東行至海。升空而去。又捲起平本等家船十餘隻。粉壁墜地。驚死屈氏等大小男女三十餘口。當夜隨降洪雨如注。五日夜不止。

余時見本縣申詳如此。見江陰徐充暖妹由筆。而錢湘靈脩常熟縣志。竟以此事移之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十五日。載之祥異中。何也。

前明之季。吾邑有張景良者。少爲巡捕衙書佐。長而從人幕中。爲主文。陳尙書必謙之令。輝縣也。嘗與之偕。已而尙書爲侍御。景良藉其勢。武斷里中。尙書知之。大怒。榜其事於城門。戒關者無得通。景良深銜之。而會崇禎帝欲通下情。許草茅言事。景良謀之。願大詔。大詔爲草疏與之。疏言士習。錢糧。糶紳等事。謂持此入都。一官可戾契致也。景良得草。喜甚。遂挾之以往。既抵都。會有警。城門閉。不得入。方徬徨。聞開城上。有持豐城李侯令箭呼張漢儒者。景良遽應曰諾。乃絕而上。持箭者豈非是。痛歐之。然已登城。遂聽之。而與陳履謙遇。陳履謙者。本名世卿。父子濟。惡於鄉。巡按御史名捕之。獄成而徙。逃於白下。適有江都監生陳履謙者。死。世卿竄其名。調選爲福建漳州衛。候缺。經歷會以解糶事。與老書佐陳伯元僞刻台邑。糶紳私印。上書兩臺。事敗。急走京師。居既久。與廠衛相結。以刀筆目攝公卿。聞人甚畏之。景良至。問所爲。因出大詔稿示之。履謙笑曰。此老生常談耳。無濟也。以愚搗之。不言鄉紳之蝸民及賊私不可。景良曰。我正以陳必謙來耳。履謙曰。不可。陳公雖削籍。然素有清望。今上雅知之。不如言錢。罷此當國者所忌。朝上疏。夕得溫旨矣。景良從之。遂拮拾錢。罷事。盡取生平所不快及事連錢罷者。周內之。共五十八款。賊幾三四百萬。景良卽更名漢儒。疏上。烏程果持之。擬旨逮錢。罷牽連者。則撫按。訊時崇禎丙子冬云。錢。罷既被逮。將行。邑有單良佐者。爲書策以六字進曰。款曹和溫。樂張曹謂司禮監化淳。溫則烏程。張則漢儒也。初漢儒

之揭錢、罷雖出履謙指、而外則佯示局外者、於是其子志仁在家、遂以書投意、俾調停各款、冀得重資、適良佐盡此策、志仁迺大恨、謂良佐專錢侍郎、遂改款曹和溫藥張六字、爲款曹擊溫、擒陳、藥張八字、刻揭流傳、遂至都下、擒陳者、卽謂履謙也、而是時履謙之黨武舉王璠適在都、與錢有隙、遂以此揭首之於衛、衛據揭上聞、奉旨有款擊擒藥、是此案緊切情節、著嚴訊確奏、而會掌衛事董琨罷去、復著刑部究擬、既刑部尙書鄭三俊具疏上、奉旨云是、陳履謙著發邊遠、張漢儒、王璠發邊衛、各充軍終身、仍著錦衣衛舉、在長安右門各打一百棍、用一百五十勛枷、枷號三個月、滿日發邊、卽日而履謙死、次日王璠死、三日而漢儒亦死、

予自辛卯至壬子、凡八入棘園、場屋之苦、備嘗之矣、吾友陳亦韓、亦老於場屋、嘗作別號舍文、備極形容、是年遂得中式、其辭云、試士之區、園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糶、聞呼唱喏、受卷就位、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維何、爽垲正直、坐肱可橫、立頸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官善地、欣動顏色、其戚維何、厥途孔多、一曰底號、糞溷之窟、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泄昏惚、是爲大瘼、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曰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牆逼於跣、庶爲憔悴、不局不脊、一曰簾號、上雨旁風、架搆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魍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詔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子肘、

錢湘靈贈其族孫木庵詩云、往往述詩如海勢、時時夢筆有江花、述詩二字甚新、蓋本社老江上值水勢

聯短述也。

義山安定城樓詩云。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次句向來不得其解。惟李安溪先生云。言已長憶江湖以歸老。但志猶欲轉迴天地。然後散髮扁舟耳。此爲得之。余按少陵寄章十侍御詩云。指麾能事迴天地。此義山迴天地三字所本。昔人謂義山深於杜。信然。

李安溪云。凡詩以虛涵兩意見妙。如杜秦州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烏鼠秋。兩句。夜則水落魚龍。秋則山空烏鼠。一說也。魚龍之夜。故聞水落。烏鼠之秋。故見山空。又一說也。秋興詩。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居憂而聞菊兩度開花。則羈旅之淚。非一日矣。又見一孤舟繫岸而動歸心。一說也。觀花發而傷心。則他日之淚。乃菊所開。見孤舟而思歸。則故鄉之心。爲舟所繫。又一說也。蓋二意歸於一意。而著語以虛涵取巧。詩家法也。此論爲向來言詩者所未及。故錄之。

凡荒年民不得食。輒取榆樹皮磨碎食之。自漢唐已然。前漢天文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又隋大業中。民生計無遺。加之飢饉。始采樹皮食之。又唐陽城家貧。屑榆作粥。但榆有二種。惟野榆可食。他種味苦不可食也。

陳湖溪新語云。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入知出。則盡讀書之法也。近汪鈍翁與梁曰緝論類彙書云。凡爲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從入。其既也必求其所從出。彼句剽字竊。

步趨尺寸以言工者，皆能人而不能出者也。此數語蓋本之潮溪。

譚曉吾邑富民也，家故起農，有心算，聞其一事，有出人意料外者。凡他人每戶課其紡繅娘，凡幾枚，以小麥幹爲籠盛之，攜至郡城，每籠可得一二百錢，其巧於取利如此。紡繅娘卽絡緯也。

吾邑藏書之富，自昔所推，成宏時有錢員外仁夫者，其藏書處曰東湖書院，嘉靖時有楊副使儀者，其藏書處曰萬卷樓，至若絳雲樓之藏，則更倍於前人矣。其門人毛晉子晉，錢曾遵王，收藏亦富，毛藏書處曰汲古閣，錢藏書處曰述古堂，今所藏俱散爲雲煙，不可問矣。

壬子四月二十八日，過唐暨廣福禪院，院僧久芳出示毗尼摩得勸伽卷第六，共二十四紙，古香拂拂，生楮墨閒，蓋久芳所新購者也。後有長洲朱鷺跋云：余聞蘇長公手書圓覺經，下卷於友人所，將誦日而索觀之，則竊嘆世間珍迹，往往百不一全，何造物者之儻也。居亡何，過廣福禪院，而復獲觀此，其書粗頽，長公而浮，其遒勁蓋學蘇而過之者，箋宋也，而不詳日月及姓名，然觀初終力勁神，載行楮波磔，雅成一家，要自名筆，何必長公。惜哉，卷前後若干，莫得其聚散所耳。是卷歸院，日子與徐女廉宵邂逅，察賞之，遠公不惜青蚨，曰：吾以爲鎮山之寶，嗟乎，嗟乎，非遠公，非子兩人，不必收也。異哉，物之歸有數也夫。時萬曆辛丑中元日，子觀跋語云云。知此卷本院中舊物，不知何年失去，久芳一旦得之，不啻寶玉大弓之復歸也。按萬曆辛丑至今，蓋又閱一百三之一年矣。

陸務觀云：英石出鐘山之靈泉，其佳者溫潤蒼翠，叩十如金玉，蓋其物貴重於世，自古已然。近時人家所

有悉係一舉。不過充几案供耳。萬歷開。吾邑黃道登門。知南雄府。英德其隣壤也。歸時載英石頗夥。其長者至丈餘。今一存城西蔣氏第一存城南錢氏宅。在蔣氏第者曰美女伸腰。存錢氏宅者曰舞袖。崇禎辛未。太倉吳梅村先生舉禮闈第一。時枋國者爲烏程溫體仁。宜興周延儒。吳爲宜興門下士。烏程嫉之。以蜚語聞。時有內臣從宜典案頭取吳七藝。直呈御覽。懷宗朱批八字云。呂宏博。大足式。詭靡。外論始息。故吳文稿名式靡篇。

今之官解規制。口狹底闊。起於宋相賈似道。元至元開。中丞崔瑗言其式口狹底闊。出入之閒。盈虧不甚相遠。遂行於時。蓋解口小則解面或淺或滿。盈虧尙自有限。所以杜作奸者。其法至善。賈雖奸相。而此一物規制。固百世不可易也。

今人訟牒中。多自稱曰身。身猶言我也。如張飛自言身是張益德。可共來決死。又宋彭城王義真自關中逃歸。曰身在此。謝淪云。身家太薄。史傳中若此類甚多。皆以身爲我也。

漢長安龐虬之善爲賦。嘗作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重於世。梁張率常日限爲詩一篇。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誡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俗人以耳爲目。自古如此。可一笑也。

宜興儲同人先生。後有人元旦夢遊文昌所。見先生爲掌案。手中執江南鄉試榜。榜首名紱。宜興人。其姓則糝糊不能審也。既醒而述其事。於是宜興多有以紱爲名應試者。時吳方來方試童子科。亦隨俗易。

其名是年遂入泮。越十餘年。果中甲辰江南解元。

宋俞文豹吹劍錄中有論孔明一則。責其忠於劉備而不忠於漢。爲辭甚辨。以余考之。則其說非是。夫孟子私淑孔子者也。孔子意在尊周室。故春秋之作。加王於正。以示大一統之義。而孟子于齊梁之君。則勉之以王。不復以周室爲言。蓋知周之不可復興也。漢之有獻帝。非猶周之有顯王乎。孔明之不復以漢帝爲念。猶孟子意也。必執此以罪孔明。而謂其不忠於漢。是可與經而不可與權者也。至謂備今年合衆萬餘。明年合衆三萬。未嘗一言稟命朝廷。尤於當日事勢有迂闊而不近情者。夫自操迎帝都許以後。朝廷已在彼掌握中。若必稟命而行。是不啻以其情而輸之於操矣。其能與操樹敵乎。又謂備非人望所歸。周瑜以烏雞目之。劉巴以雉人視之。司馬懿以詐力鄙之。孫權以猾虜呼之。亮獨何見而委身焉。夫出於敵人之口。其加以惡名也固宜。即使備之爲備。果非人望所歸。亮亦不得舍漢之宗室。而反委身於人望所歸之他姓也。且備爲漢宗室。亮委身事之。猶不免吹毛索瘢。假使委身他姓。吾不知後人之指摘更當何如。又謂以操之姦雄。其王其帝。猶必待天子之命。備雖宗室。而亦臣也。何所稟命。而自王自帝。此尤與兒童之見無異。夫當操之世。天子已如瞽矧。其王其帝。名爲出自朝廷。而實操隱有以使之。假使備之稱號。而必稟命天子。彼天子之權。已歸之操矣。操其肯以尊號予敵乎。總之。論古人者。不審時勢。而妄影亂談。便如無理取鬧。其不爲有識所掩口者幾希。

釋石林寄巢集有七讓詩。其序云。剡道人姓劉。大名人也。爲長洲廣文。鼎革後。不復歸。因隱於南沙之巖。



澤四壁蕭然。晏如也。爲七護詩以寄意。余高其人。和其詩僅達意而已。吾友沈確士嘗作有明學博劉先生傳。蓋卽剝道人也。傳云。先生名永錫。字欽爾。號剝庵。中崇禎丙子鄉試。癸未選長洲學教諭。署崇明縣事。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尋移居陽城湖之濱。妻子織席以食。先生攜席市中。見者呼席先生。又幾年窮餓死。友人陸泓經紀其喪。葬先生於虎邱之山塘。按畢澤近陽城湖。陸泓卽畢澤人也。先生一學博守初志。至死不變。確士謂古之入山蹈海者。亦無以加之。後有修常熟志者。當采先生人流寓中。余故識其大略如此。

五車韻瑞一書。今日詩人所家置一編者也。而其中訛處頗多。恐習非成是。貽誤後學不淺。聊一正之。如支韻豔字。亡池反。音塵。繫也。與廢通。易中孚。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也。又散也。禮少儀。國家靡敵。是也。他若封靡。披靡。娉靡。妖靡。侈靡。妙靡。綺靡。狗靡之類。並應讀上聲。入紙韻。而韻瑞則收入平聲矣。又疑字在支韻。音宜。在質韻。則音逆。毛詩。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嶷與食叶也。而韻瑞則以岐嶷作平聲矣。又支韻釐字。鄰其切。音離。理也。而史記孝文本紀之祝釐。如淳曰。福也。賈誼傳之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並音釐。與廢同。而韻瑞則與讀爲離音之丕釐。尤釐。保釐。帝釐之類。並收矣。又魚韻譽字。羊諸切。音余。稱美也。御而譽字。余據切。音豫。美稱也。兩音分死活。故朱子於四書諸譽字。獨註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兩譽字爲平聲。而他處不註。韻瑞則以廣譽。虛譽。嘉譽。名譽。光譽。並作羊諸切矣。又齊韻齊字。前題切。音臍。平也。熬也。而禮記月令。火齊必得。內則。食齊。羹齊。醬齊。飲齊。陳澧並音去聲。卽劑字之省也。當入辨韻。而玉藻。

趨中采齊。陳澹音慈。他書有意作采茨者。以記所云采齊。卽指楚茨之詩也。此又當入支韻。而韻瑞則與讀爲臍音之思齊得齊。物不齊。歌齊。夷齊。嬰齊。宓不齊之類並收矣。又文韻斤字。舉欣切。音與巾同。而毛詩斤斤其明。斤字朱子音去聲。讀如僅字。爾雅釋訓云。斤斤察也。故毛傳解亦如之。與平聲作斧類及斤兩解迥別。而韻瑞則與讀爲巾音之宋斤。金百斤。郢斤。匠石斲斤之類並收矣。又觀字在寒韻。音官。在翰韻則音甘。蓋物在前而自我觀之。此觀字當平聲讀。如仰觀。縱觀。相觀。遊觀。旁觀之類是也。有以示人而使之來觀。此觀字當去聲讀。如大觀。貞觀。京觀。甲觀。壯觀之類是也。而韻瑞則不分死活。並收一處矣。又陽韻行字。寒剛切。音杭。列也。而史漢大父行。丈人行之行字。又當讀去聲。入漾韻。按漢書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顏師古云。行音胡浪反。杜詩。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又云。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皆仄用。而韻瑞則與讀爲杭音之雁行。太行。顏行。淚千行之類並收矣。又商字內從八。爲尸張切。音傷。入陽韻。而商字內從十。爲丁歷切。音的。入錫韻。詩東方未明註疏云。尙書。緯謂刻爲商。古今韻略引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爲昏。此商字與商字迥別。而韻瑞則以三商收入商韻矣。又青韻庭字。唐丁切。音亭。門屏之內也。而莊子逍遙遊。大有逕庭。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庭。勅定反。逕庭。謂激過也。按此當讀如聽字。入敬韻。而韻瑞則與讀爲亭音之趨庭。中庭。王庭。後庭。大庭。明庭之類並收矣。又由字。邱位切。與塊同。入隊韻。禮喪大記。父母之喪。寢苦枕塊是也。而韻瑞則以由字與由字筆畫相近。誤認爲由。收入尤韻矣。又鹽韻占字。職瞻切。音詹。視兆間也。而口占二字。則當入霰韻。作去聲讀。音職。按漢書陳遵傳。遵馮几口

占書數百封。註云：占隱度也。口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顏師古並音之贍反。又通雅：唐王劇當五王出關，劇召五吏分占，亦與口占同義。皆言不起草也。音亦當讀去聲。而韻瑞則與讀爲詹音之不占。玩占、官占之類，並收矣。其謬不可殫述。此特摘其十之四五耳。至正字通一書，其謬亦復不少。而此書盛行於世，與韻瑞正同。吾邑毛斧季原固深於小學者也，嘗謂此書之誤，視梅氏字彙，殆有甚焉。其言良是。余故并以告世之學者，俾知取正於唐韻、廣韻、集韻、韻補等書，而無爲俗學所誤云。

三國志龐統傳云：先主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按統致命處，在鹿頭山下。今其墓尚存，而通俗三國演義，統進兵至此，勒馬問其地，知爲落鳳坡，驚曰：吾道號鳳坡，此處有落鳳坡，其不利于吾乎？落鳳坡之稱，蓋小說家妝點之辭，而後人遂以名其地。所謂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者，此類是也。而王新城詩中有弔龐士元之作，竟以落鳳坡三字著之于題。然則演義又有曹操表關羽爲壽亭侯，羽不受。加一漢字，羽乃拜命之說，亦可據爲典要，而以壽亭侯三字入之詩文乎？此不容以作者名重而遂置不論。開後人用小說之門也。又牡丹亭詞曲，有兩絲風片之語，而新城秦淮雜詩中用之，亦是一敗闕。嘗聞康熙間，雁門有盧制府者，以限韻春閨題扇諸名士賦之，而傅徵君青主山李太史天生以蓋頭兩絲風片、煙波、畫船爲曲中語，遂一笑而罷。夫詞曲不可入詩，予前已言之。觀于傅李兩公，而鄙言益信。然則城秦淮之作，其亦羅免後人之指摘矣。

崑山歸元恭先生，狂士也。家貧甚，屎破至不可閱，椅敗至不可坐，則俱以絳蕭縛之，遂書其匾曰：結繩而

治。又除夕嘗畧其門云。一樹戮出窮鬼去。雙鈎搭進宮神來。其不經多此類。時人呼爲歸疑云。

## 柳南隨筆卷六

趙秋谷談龍錄云。崑山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爐詩話。余三客吳門。求之不可得。余因秋谷之言。徧訪其書。一日得之於友人張君所。書凡六卷。議論果有爲前人所未發者。因節錄十三則於後。

作詩者不可有詞而無意。無意則賦尙不成。何況比興。唐詩有意。而托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曠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真是木偶被文纏耳。

詩非一途。得入景龍。開寶之詩。端重能養人器度。而不能發人心光。大歷。開成之詩。深銳能發人心光。而亦傷人器度。所以學景龍。開寶者。心光雖發。大都滯於皮毛。學大歷。開成者。器度易傷。不免流於險琢。人能以大歷。開成發其心光。而後以景龍。開寶養其器度。斯爲得之。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醉則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下死句也。

詩中須有人。乃得成詩。蓋人之境遇不同。而心之哀樂生焉。夫子言詩。亦不出于哀樂之情也。詩而有境有情。則自有人在其中矣。如劉長卿之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王鐸爲都統詩曰。再登上相慚明主。九合諸侯愧昔賢。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鷹曹唐。病馬亦然。魚元機咏柳云。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黃巢咏菊云。堪與百花爲總領。自然天賜緒黃袍。卽蕩婦反賊詩。亦有人在其中也。不然。陳言勳句。萬篇一篇。萬人一人。了不知作者爲何等人。又何以詩爲哉。

余讀韓致堯落花詩。結聯知其爲朱溫將篡而作。乃以時事考之。無一不合。起語云。皺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然。是題面。又云。眼尋片片隨流去。言君民之東遷也。恨滿枝枝被雨淋。言諸王之見殺也。倘得苦遮猶慰意。言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數泥污更傷心。言韓建之爲賊臣。窮帝室也。臨塔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意顯然矣。此詩使子美見之。亦當心服。詩可以初盛中晚爲定界乎。

唐人詩用意。有在一二字中。不說破不覺。說破則其意煥然者。如崔輔國漢宮詞云。朝日點紅粧。擬上銅雀臺。畫眉猶未了。魏帝使人催。稱帝者曹丕也。下一帝字。而其母狗彘不食之語。自見嚴於鈇鉞矣。詩歸許媚甚。豈非說夢。韓翃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唐之亡國。由於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字見意。唐詩之通於春秋者也。

詩意之明顯者。無可著論。惟意之隱僻者。詞必紆回婉轉。必須發明。溫飛卿過陳琳墓詩。意有望於君相

也。飛卿於邂逅無聊中。語言開罪於宣宗。又爲令狐綯所嫉。遂被遠貶。陳琳爲袁紹作檄。辱及曹操之祖。先可謂刻毒矣。操能赦而用之。視宣宗何如哉。又不可將曹操比宣宗。故托之陳琳。以便於措詞。亦未必真過其墓也。起曰。曾于青史見遺文。今日飄零過古墳。言神交以敍題面。引起下文也。詞客有靈。應識我。刺令狐綯之無目也。伯才無主始憐君。憐字詩中多作羨字解。因今日無伯才之君。大度容人之過。如孟德者。是以深羨於君耳。石麟埋沒藏春草。賦實境也。銅雀荒涼起暮雲。憶孟德也。此句是一詩之主意。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言將受辟於藩府。永爲朝廷所棄絕。無復可望也。怨而不怒。可謂深得風人之意矣。

唐人詩妙處。在於不著議論。而含蓄無窮。近日惟常熟馮定遠詩有之。其詩云。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時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闔基憶謝元。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爲宰相真閒事。留得丹青夜宴陶。以韓熙載寓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沈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著議論。避色。而含蓄無窮者也。

詩苦于無意。有意矣。又苦于無辭。如聶夷中之鋤禾。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意則合矣。而其辭率直。又迫切。全失詩體。

五七言律皆須不離古詩氣脈乃不衰弱而五言尤甚詩意大抵出側面鄭仲實送別云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醒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人自別離却怨畫舸義山憶往事而怨錦瑟亦然文出正面詩出側面其道果然

作詩學古則寧心騁心則違古惟是學古人用心之路則有入處

吾邑魏叔子沖負才不羈中年踰躓寄興詩酒嘗與馮嗣宗京復輩爲里社祀陪陳司徒一日叔子舉社祭

畢聚飲坐有老妓狎一少年意不在魏調之不對魏向之大哭因贈嗣宗詩曰今昔人情太不同朝來殘嬾亦嗔儂紅裙無分青衫老慟哭窮途向嗣宗

無錫杜太史紫綸謂少時以詞賦擅名久留京師康熙辛卯遂舉京兆壬辰欽賜進士入詞館旋假歸林

居二十年遊名山幾徧嘗與羽士榮洞泉並釋天鈞結方外交所至輒挾以往人稱梁溪三逸太史遂

屬善畫者繪爲圖題咏紛如乾隆丙辰六月遊西湖歸作詩一絕授其子曰此卽我之遺令也未及半月以微疾卒其詩云半生空自逐浮華放浪湖山亦大差分付兒曹無別語讀書爲善做人家卒之前三日

爲其七十誕辰張宴廳事大書一聯粘諸壁出句爲教子課孫完我分而對句卽用所作詩結語云

柳柳州之文章昌黎所謂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者也而千載以下乃有從而議其非者友

人某自京師歸爲余述之且深爲不平余曰柳州非國語應得此報且安知從而議之者非卽盲左後身

乎某爲之失笑



趙太史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鼠圖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岡秦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盍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卽遣一隸持牒取之。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詎令俗吏并及於黃，黃親爲陳見復述之。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贊善秋谷，世一爲黃岡王僉都西澗。村任時西澗年八十有七，而秋谷年亦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

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云。

梅李東塔禪院，東房藏有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筆法秀整，絕類趙吳興。乾隆丙辰秋日，余偕友人顧文寧士往觀之。後有董元宰，宋比玉二跋。董跋云：丁卯九月三日，海虞錢子羽持故僧慈雲所書楞嚴經見視，書法莊嚴，令人肅然起敬。按跋語所云丁卯，蓋天啓七年也。元宰之亡，爲崇禎三年，年八十有一，跋此經時，蓋已七十有七矣。

康熙中，吾邑錢玉友，吳邵青門，吳許陽谷，徽王露清，晉並以詩名，而露清翁與余善。蓋古所稱忘年交也。余嘗謂翁之詩，豪邁不如玉友，而細膩勝之。天趣不如青門，而沈著勝之。溫麗不如陽谷，而骨幹勝之。翁頗以余爲知言。

祝枝山作夢遊鶯花洞天記，有行書手錄本最佳。向藏吳郡某氏。康熙乙巳，吳逆三桂遣人持數千金至吳，收古書畫器物，遂以三百金購此本去。時吾邑顧翁雪坡，文適在郡，用雙鈞摹出，余從雪坡之姪文寧

士見之。卷首有白文南溪草堂印。卷末有朱文希哲印。亦雪坡所摹也。聞吳逆之使滿載所收以歸。渡江舟覆。此真本爲龍伯取去。無復在人間矣。

明崇禎六年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三會元。甲戌李青。丁丑吳貞啓。癸未陳名夏。本朝順治十一年甲午。浙江鄉試。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啓儔。

嚴相國養齋爲諸生時。與瞿昆湖諸公聯十傑會。常會文於李文安公祠中。出入致揖於公惟謹。一夕夢公謂曰。承君降禮。愧無以報。今以予骨贈君。竊後忽發寒熱。逾時乃止。人謂文安公實爲之換骨云。

嚴相國有妹嫁石岸張氏。石岸至城。路有斷水處。往來多阻。相國以妹在石岸。特築橋以通之。名曰徐涇橋。

鄧肯堂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三。賦空谷詩。爲松園詩老所賞。遂以此得名。人呼之爲鄧空谷。後以薦舉入都。沒於逆旅。所著頤庵。玉山。柳下諸集。散佚不可問。嘗見其贈如阜。冒徵君詩。有旁若無人惟燕。子不知有漢是桃花之句。余最愛之。

沈以慈。字孝先。邑人也。生十歲而兩目不見物。家人取書誦於側。孝先憑几竊聽。率以爲常。以故孝先自於目。不盲於心。所爲詩歌頗佳。鄧肯堂作五哀詩。孝先其一也。

嘉定侯廣成。舉進士歸。其父太常公。欲令謁唐叔達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遂先與言之。叔達曰。勿遽來。不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爲贈。當預思所以訓戒之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

當烟客奉常官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坐。諸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爲動。拜畢。溼諸公子首曰。汝父遠宦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乃徐徐曳杖而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異己之子弟也。亡友侯秉衡餘爲余述之如此。噫。人情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視之。亦何啻羲黃以上乎。

嚴太守天池。相國文靖公子也。將赴邵武之任。與郡邑城隍神約曰。某必不攜邵武一錢歸。神其鑒諸。既抵任。苞苴盡絕。惟有茶果銀一項。士民爲官長稱觥敬者。其俗相沿已久。於是爭致諸公。復苦勸受之。以供薪水費。辭不獲已。積之共若干金。迨致仕歸。舟次吳門。以原銀付家人曰。吾前與城隍神約。不攜邵武一錢歸矣。此銀何所用。其以爲修治橋梁費乎。於是擇日鳩工。自郡之齊門外。至邑之南門。凡橋梁之傾圯者。悉修治焉。行人至今便之。

宜興周相國玉繩。少時從黃介子先生遊。先生極稱之。迨玉繩以高第里居。頗恣縱。先生聞之。弗善也。後玉繩以事謁先生。先生堅臥弗起。迨長跪榻前請過。先生遽起。批其頰曰。汝初致身。遂爲患里中乎。其嚴氣正性如此。介子名輔祺。江陰名諸生。鼎革後。起義守城。城破被執。不屈而死。

繆仲醇。布衣也。而東林諸公與訂交。皆以兄事之。常州錢侍御啓新。東林之翹楚也。江北一縉紳往候之。值侍御他出。遂留宿其家。半夜聞叩門聲甚厲。斷養皆驚起。窺之。見火光中一人。督責童子。以其應門稍遲也。童子皆伏地叩首謝。此紳謂侍御且歸矣。晨起詢之。乃知夜聞至者。爲仲醇也。仲醇名希雍。本吾邑。

甲族重氣節，嫻經濟。爲一時豪士，不特精於岐黃術也。邑乘列之方伎，未免掩其爲人矣。呂黎之文，字句皆古人，悉知爲鍾鍊而成矣，而不知歐公之平易，亦是鍾鍊而成者。卽如白香山之詩，老嫻能解，可謂平易矣，而張文潛以五百金得其稿本，竄改塗乙，幾不存一字。蓋其苦心鍾鍊如此，以此例之，則歐公可知，不特環滁皆山之句，數易稿而就也。

作詩者有神來之句，往往成於銜口信筆，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若有意作詩，則初得者爲第一層，語必淺近，卽第二層猶未甚佳，棄之而冥冥拂思，直至第三層，方有妙緒。然第三層意必出之自然，仍如第一層語乃佳。不然雕琢之過，露斧鑿痕，其不入於苦澁一派者幾希。馮定遠云：嚴滄浪言有古律詩，今不能辨。余觀瀛奎律髓中有拗字一類，疑卽所謂古律詩也。子美集中如鄭駙馬宅宴、洞中、崔氏東山草堂、題省中院壁、韋梓州橘亭、饒成郡資少尹、雨不絕、九日、赤甲、灘頭、白帝城、最高樓、暮春愁、晝夢卽事、江雨有懷鄭典設、簡吳郎司法、覃山人、隱居、曉發公安、暮歸等作，皆是。亦謂之吳體。蓋律詩而骨格峻峭，不離古詩氣脈，故謂之古律詩也。嚴滄浪固云：盛唐諸家多此體。試檢諸家集，當知予言非謬。詩之有次韻，自蕭衍、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也。唐之元白、途暉其事，至皮陸而加甚焉。今則非次韻無詩矣。施愚山謂次韻之作，是做韻，非做詩。其言良是。蓋所謂做韻者，覓韻腳于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廣之以佩文韻府而止。於是以字湊韻，以句湊篇，勉強牽合，全無意義章法，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遂謂次韻之詩，思路易行，又或追用前人某詩韻，連篇累牘，用以自豪，益無謂矣。趙秋谷亦謂次韻詩，以意赴韻，雖有精思，往往不能自

由或長篇中一二險字勢難強押不得不於數句前預爲之地紆迴遷就以致文義乖遠雖老手有時不免阮亭絕意不爲此可法也善哉言乎與施愚山做韻之語並是今日作詩者藥石矣

章珪字孟端邑人也明正統開官監察御史與同僚成規劾權要罷歸有周綱者應詔於京取李師中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句與士大夫分韻送別并屬錢塘戴文進作歸舟圖以贈今圖藏吾  
友顧子文寧家卷首有涂業八分書歸舟圖三字圖後有國子助教同郡李繼歸舟圖詩引作於正統

辛酉秋七月既望者引後卽書分韻詩同郡楊霖得去字東海徐瑛得國字河南劉溥得一字同郡張悅  
得身字潭懷遠端得輕字同郡張益得似字吳郡顧謙得葉字同邑呂困得高字太原郭璘得名字武陵  
龔理得千字春陵周綱得古字吳邑范子易得重字張穉得如字屈昉得山字詩後有郡人韓雍跋語作  
於成化九年九月重陽日龍淵孟松衝快筆云周綱此舉爲楊文貞所怒遂致遠斥章亦僅而得免于觀  
卷中諸公顯晦不一最著名者爲徐韓二公徐後改名有貞以復辟功拜大學士封武功伯韓以征兩廣  
蠻寇功進都察院右都御史死謚襄毅

婁子柔堅嘉定四先生之一也詩文外尤精鍾王書法晚乃變而學東坡一洗柔媚之習時華亭董尚書  
方以工書重海內而秀整有餘蒼勁不足先生視之蔑如也後吾邑馮氏書學講貫最善實得先生之傳  
云

邵青門晚歲奉佛一椽在山麓黃葉檜庭下壁扉晝掩日誦金剛經不輟遂取經中不住于相之義自

號黃葉庵不住道人。嘗著金剛經集說。依經敷演。闡發詳明。俾讀者于無上妙諦。一覽了然。真能以筆代言。爲佛門提唱者也。而所與往復商榷。率爲指南。以成此書者。惟釋藥山一人。余見青門與藥山札。不啻數十。質疑問難。大抵爲註經一事云。藥山名正仁。居西山之牛窩潭。所與遊。皆知名士。晚而目盲。遂更其號曰瞎山。

孫西川艾。嘗遊金陵。狎客慾攜謝妓。公徧訪教坊季女。共得七人。人持千金納采。卽京城卜居七所。每所器皿畢具。選日結婚。將御一如常儀。爭妍競寵。備極宴爾之趣。宄費可二萬金。興盡而返。絕不留盼。其豪邁如此。厥後百萬之產。取次蕩盡。但倩一廛以居。雖宵旰輕售。終不言益價。一人忽款門自陳。愿輸粟五百斛。公辭曰。噫。吾安得空室貯之哉。因與之。乃弗却。先是虞山西麓埋一異石。公遂捐此米。剝刷之。石既露矣。乃懸崖置屋。名之曰大石山房。公嘗從沈啓南遊。得其點染法。而其跡世罕有傳者。蔣相國會於大內。見其尺幅。所畫爲糞壤。頗極工妙。相國以語公之裔孫畏之翁。孫翁復爲余言如此。

嚴文靖公拜吏部尙書。命家人治具以俟。家人白已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若曹耳。吾受主恩深。不可以負。而唯私資。必自若曹始。以宿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慎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惶恐受命。訖任無越軌者。

明萬曆中有沈大韶者。不知何地人。善鼓琴。所彈洞天春曉。秋山溪月二曲。吾邑陳崑源妙會具旨。趙應良。鑿所。則又陳之入室弟子也。趙之琴理。爲天下第一。嘗獨夜對月一彈。再鼓。聞庭外鬼聲淒絕。諦視之。

有人長二尺許，皆古衣冠，襍坐秋草間，作聽琴狀。其聲之妙，殆感動鬼神矣。雲所嘗與同邑嚴太守天池爲琴會於松絃館，遂勸譜行世。而陳馮道錫賢，復從趙受學焉。錫賢精蒼梧曲，邑人以陳蒼梧呼之。

明太祖龍潛時，曾在皇覺寺爲僧，後延臣賦詩，有犯光字、釋字、和字、尚字者，卽爲譏訕，甚則誅戮。輕亦譏謫。吾邑施孟微爲監察御史，一日上命賦詩，有日出光華照四方之句，亦以犯光字得罪歸。按孟微名顯洪武中，鄉會試俱第一，墓在西山之麓。近高道山居，雍正初，其後人不肖，以祖墓售宦僕，營土遷棺，白骨見焉，頭大如斗，兩股亦倍常人云。

鄉賢祠之濫也，於今爲甚。自昔已然，開羅念庵先生以吉水鄉賢祠駁襍，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木主以歸，而吾邑邵文吉遺命，毋入鄉賢祠。文吉名相，卽嚴文靖誌墓所稱守齋先生者，觀此而知鄉賢之濫，固不自今始矣。宿遷徐太史壇長，川云今之爲人子者，守身誠身都不講，甚至供養俱不周，惟於親死之後，經營入鄉賢祠，便以爲孝子尊親之至，以致學宮之內，僉伍叢襍，賢者恥與爲列，蓋亦有慨乎其言之也。今塑神像者，輒捕龜蛇鳥雀生納其腹，意取生物之氣，以爲土木靈性也。聞故明時，無錫東林書院塑龜山先生像，因一楊樹去其上半，中爲像，留其根以爲座，當時以先生姓楊，故其像卽因楊樹，而又以先生號龜山，并刻龜於其腹，直兒戲矣。

崑山一粟生，執費謁徐侍郎，侍郎曰：子年幾何？對曰：屬狗。一時傳笑。余有四子，友人曾以年詢，余對以長屬某，次屬某，又次屬某，最幼屬某。座客某聞之，私謂余曰：子號讀書，奈何出辭若是之鄙。類崑山粟生乎。

余曰。此余用五代時宇文護母書中語也。因檢書示之。某爲之面赤。

中州重牡丹。故言花卽知爲牡丹。或都重海棠。故言花卽知爲海棠。吾邑文村有季氏者。宋太常卿陵之後也。其家海棠種異他處。花朵大而且密。俗有季家海棠十八瓣之稱。故白隄賣花者。輒以文村種三字簽標於海棠云。世謂此花無香。而西蜀潼川府昌州所產。則獨有香。此又物理之不可解者。

明崇禎甲戌科會試場中。皆推文長洲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同考項煜。欲今會元出其門。結文曰。吾此卷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卷則李青也。煜面黔。向稱項黑。至此競相傳笑。有項黑得李青之語。

莊子秋水篇。公子牟對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夫罔井之鼈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云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云白香山池上篇。有如鼈居坎。不知海寬之句。蓋卽用此事也。按坎字本卽罔字。而鼈字筆畫頗近龜字。近世相沿誤刻。其失固了然可見。余觀工書之士。前明如董尚書。當今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鼈字不免沿誤作龜。亦疎於考訂矣。

張謩字益士。子舅之子也。長余一歲。一生半在病中。自篆其石曰。善病張郎。藥囊之餘。關心吟咏。輒多佳句。家在江村。不與世接。故罕有知者。有集數卷。歿後散佚。偶記數聯。錄而存之。題樓柳書屋云。湘江分得叢蘭紫。虞嶺移來片石青。贈別云。蠟燭燒愁愁不斷。曉鶯喚夢夢難醒。不寐云。閑愁不散如宵霧。薄醉旋消似曉煙。夜坐云。粉牆月上畫圖出。茶甌煙生風雨來。暮秋雜咏云。石臥荒苔疑病酒。梅揀瘦骨似吟詩。



草堂云。梅尙有花和我瘦。石全無竅似兒頑。代贈云。夢回味似重鷄酒。魂斷情如已落花。明宣德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融而爲一。遂命鑄爐。凡銅煉六火。則露寶光。上命加火一倍。煉而條之。復用鋼鐵爲條格。以赤火鎔條。取其極清。而滴格下者爲爐。存格上者製他器。此宣爐之質也。爐式略仿宋。蓋其上者曰百摺彝。曰乳足。曰花邊。曰魚耳。曰緞耳。曰魘耳。曰象鼻。曰石榴足。曰橋齒。曰香奩。曰花素。曰方員鼎。下者曰索耳分檔。曰判官耳。曰角端。曰象鼻。曰雞脚扁。曰番環。曰六棱。曰四方。曰直脚。曰漏空桶。曰竹節。其款陰印陽文。眞書大明宣德年製。又有呈樣無款者。最爲難得。此宣爐之式也。宣爐妙處在色。蒸火久。則假色外炫。眞色內融。燦爛善變。嫩如衰梨。人口卽化。凝如魚凍。呵氣便消。須有此兩種光景。斯爲上乘。又有裂時空罅。以赤金銜滿之者。名曰衝眼。得火則金色盡顯。益從黯淡中發奇光焉。火候既到。卽久不著火。納之汗泥中。拭去而色如故。如是則爲眞宣。假者雖火養數十年。不能然也。其色有初年。中年。末年之分。初年仿宋燒斑。尙沿水樂爐舊製。中年用番瀟浸擦薰洗。易爲茶蠟。亦間有滲金者。末年乃露本質。青色更淡。矣。色凡五種。曰栗殼。曰茄皮。曰棠梨。曰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又有所謂雞皮紋者。覆手起粟。迹如雞皮。而撫之實無有。又有所謂燭淚痕者。或在腹下。或在口下。在腹下爲湧祥雲。在口下爲覆祥雲。是皆火氣所成。尤不易得。此宣爐之色也。此物爲世所珍。頗多贗者。余非鑒古之士。聊就帝京景物略。遵生八箋。方坦庵宣爐歌所言。并參以他說。爲之詳其實。別其式。辨其色。作宣爐說如左。或亦好古之一助云。

詩中用字有雙聲疊韻之分。南史王元謨問謝莊曰：互譌爲雙聲。礪礪爲疊韻。雙聲同音不同韻。疊韻音韻皆同。互譌同是唇音而不同韻。礪礪同是牙音而又同韻也。又沈存中筆談謂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草對吹唱隔江皆雙聲。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暖清侵簪逼暖皆疊韻。雙聲疊韻。謝沈二公言之已悉。然錢木庵謂疊韻易見。雙聲難明。陸魯望雞上思雙聲云：豁空惟容雲木密不隕雨迎漁隱映間安得譚雅據木庵爲之註云：五音以唇舌牙口齒辨之。二字同音爲雙聲。如豁空容雲舌居中宮聲也。木密隕雨唇撮聚羽聲也。隱映舌抵齒微聲也。譚雅口開張商聲也。諸如此類。可以例推。觀此而所以爲雙聲者乃了然矣。

鐘聲晨昏扣一百八聲者。一歲之義也。蓋歲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正得此數。釋氏念珠亦借此義。見楞伽經菩薩問。

錢湘靈先生晚年居虞山西麓。老屋三楹。適當石梅之下。松陰嵐翠。如眉臨目。先生兀坐其中。擁書萬卷。啾哦不輟。過其門者。往往駐足覘伺。流連不去。先生啾哦自若也。室中榜一聯云：名滿天下。不曾出口。一步言滿天下。不曾出口。一字爲三峯釋碩揆書。

佛氏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而秦西人相見訊問年歲。輒云汝死過幾年。彼此語意正同。最爲警醒。余謂寓形宇內。碌碌一生。毫無豎立。卽未來之歲月。無非是死過光陰也。奚待蓋棺之日乎。

徐訥字敏叔。明工部侍郎恪之父也。長厚有內行。妻周氏尤賢。公旣多男子矣。一日偶謂周曰：今日經某

鄉居民皆起視過客。惟歲工舟中一女不睜視。可異也。是時公年老矣。周疑公屬意此女。陰爲物色致之。忽謂公曰。舟中人已在此。寢矣。公大驚。辭不獲已。乃強納之。生一兒。卽恪也。俗呼爲徐八都堂云。

明世廟無逸殿成。春日賜廷臣宴。伶人歌花底黃鸝之詞。上問此詞何名。伶人曰。花柳分春曲。上喜曰。甚似今日風景。顧謂夏相國言曰。花柳分春無逸殿。可就席思一句偶之。時吾邑楊五川儀方爲禮部員外。頗著才名。夏亦素愛之。因私遣飛騎尋楊。令屬對馬。時楊方與僚友羣會。一動戚家。重門深院。杯酌正濃。忽聞騎吏叩門聲急。闈人拒之。曰。夏公所遣也。既入門。卽問楊員外何在。屏客出片紙相授。卽上所命七字句也。座客皆停杯失色。儼衣冠以俟命。楊就庭中立取紙筆屬對。付使者。其句云。華夷一統大明君。使者卽飛騎復夏。夏以此應制。世廟稱善者久之。

宋文憲公濂。嘗館吾邑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賈文。談論出入經史。至兵機尤長。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主人許之。詩成甚俊拔。宋公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主人又與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宴畢。請觀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僕非受此。爲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送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甚盛。乃陳友諒也。以宋公有才名。欲禮聘爲軍師。聽其論無武略而去。一邑大驚。

夫子之稱。始見于尚書。牧誓篇蓋武王之所以呼將士也。繼又見于小戴禮。公叔文子卒一章。則又爲君之稱。臣矣。而左氏一書。稱夫子者不一處。如子重。楚令尹也。而稱晉大夫欒鍼曰。夫子。荀偃。魏絳。皆晉大夫也。而絳之稱。卽曰夫子。向戌。樂喜。皆宋臣也。而戌之稱。喜則曰夫子。又季札。吳之公子也。孫文子。衛

之出亡臣也。而札之稱文子則曰夫子。子皮。子產所從受政者也。而其稱子產則曰夫子。師曠。晉之樂師也。叔向。晉大夫也。而向之稱曠則曰夫子。康王。楚君也。士會。晉臣也。而康王之稱士會則曰夫子。又按工部集。如鄭司戶。蔡著作。陳補闕。韋書記。皆其友也。而詩中悉以夫子稱之。歷觀諸書。而知所爲夫子者。乃尊卑貴賤之通稱。不特弟子之於師也。獨魯論一書中。似有專屬。然觀孔子之稱蘧瑗。子貢之稱叔孫州仇。則又不盡然。近代師生。必稱夫子。不知何本。若以孔門爲例。則近於僭。若以尊卑貴賤之通稱而稱其師。則又近於褻。兩者固交失之。聞近時遂寧相公戒其門人勿稱夫子。殆亦以是歟。

作詩者不論題之雅俗。輒拈一首。傷格傷品。莫此爲甚。又或故押險韻。以示新奇。尤屬無謂。近日惟吾友沈確士力矯此二弊。良可法也。其述毛稚黃之語曰。詩必相題。煨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旨哉言乎。真近日詩人之砭鍼矣。

崑山鉅族。在前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迨入本朝。而東海氏兄弟三人並中鼎甲。位俱八座。子姓亦其次登第一。時貴盛甲天下。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爲之語曰。帶葉黃姑李。不如一個大勃騰。以帶晉同戴。黃晉近王。姑晉轉顧。騰晉近徐。故俗謔云爾。

中元節。釋氏有目連救母之說。而麗仙蓮化元樞。則以是日爲丁令威救母之辰。釋氏謂之目連。未悉其所本。何自姑錄之以助異聞。

康熙丁卯戊辰間。京師梨園子弟。以內聚班爲第一。時錢塘洪太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

班洵之聖祖覽之稱善。賜優人白金二十兩。且向諸親王稱之。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其數悉如御賜。先後所獲。殆不貲。內聚班優人。因告於洪曰。賴君新製。吾輩獲賞。賜多矣。請開筵爲君壽。而卽演是劇。以侑觴。凡君所交游。當延之俱來。乃擇日治具。大會於生公園。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爲羅致。而不及吾邑趙□□。時趙館給諫王某所。乃言於王。促之入奏。謂是日係皇太后忌辰。設宴張樂。爲大不敬。請按律治罪。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十人。益都趙贊善伸符號海寧查太學夏重號其最著者也。後查以改名慎行登第。而趙竟廢置終其身。

前代不以書名。而其書絕佳者。爲震澤王文恪公。家侍御次山。嘗爲余言之。友人顧文寧士藏公行書

一卷。爲公自書所作泛南湖。飲湖心亭。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至太倉欲觀海不遂。舟中望崑山。兩登崑山。兩阻還至夷亭。六月十九日避暑假月岡諸詩。公自題其後云。徵仲以此卷索近作。草草書此。以復徵仲覽之。能不有以見教乎。東山拙叟王鑿時正德甲戌八月也。前有顏樂齋印。後有濟之及大學士章二印。此書瘦硬通神。全是晉人風格。視文祝當勝十籌。觀此而知侍御品題果爲不爽云。

長白高公且闈其留心繪事。能以指頭爲之。別開生面。爲前人所未有。藝苑推爲絕技。鄂巖使禮生羅稻後而頗與高周旋。嘗語人云。且國生平畫第一。書次之。詩又次之。辦事更次之。時且國方官戶部侍郎。京師士大夫遂戲呼爲高更次云。

龔布衣羽階號邑先賢淵孟先生孫也。家酷貧。操行峻潔。吾黨咸重之。詩文千言可立就。雖不甚協繩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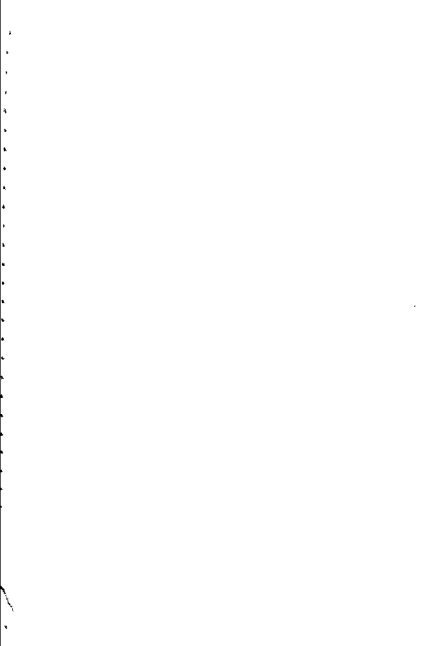
而奇傑之想，豪橫之氣，一時無兩。曾作己未元日詩，有五十三年堪一笑，漫將殘夢付東風之句。吾家眉樞許云：桃花流水杳然去，是年三月二十六日，乘醉往大河，墮水死，乃知此詩此許，實爲之識也。同人醜錢梓其遺囊，汪西京功跋二絕于尾，頗得其真。詩云：碎玉終須勝全瓦，此君詩句此君文。一編死後賞香出，何必子雲知子雲。又云：掩卷低回涕不禁，分明示識歲朝吟。東風一昔醒殘夢，流水桃花杳莫尋。邑東三塘李氏，余妻之族也。其先有名在字虬軒者，以高才生爲郡守，胡公櫟宗所知，譜以時務。每謁見，必送至門外，偶于赤日中立講。李汗下，胡公命左右爲之張蓋。他日特置一青蓋張之，縣令某特爲置程子衣，以別于諸生。每入見言事，縣令望門外服是服者，輒倒屣迎之。按管秀川常熟文獻志，載虬軒事頗悉。嗣後修志者，輒不復載，未知何故。余故表而出之。

柳南先生爲吾邑詩老，好著述，所撰隨筆六卷，多記舊聞軼事，其攷證經史，論說詩文，亦雜見焉。體例在語林詩話之間，故其書雅俗俱陳，大小並識，吐晉人之清妙，訂俗學之謬訛。洵朴山方氏所云遠希老學，近埒新城者已。中如三商三商之辨，主古今韻略，而不取禮注與詩疏，記祝趙事，訛化雍而爲謙，言之類，未免小有舛誤。蓋聞見既博，簡擇偶疏，不足爲全書病也。會若雲先生欲刊叢書，遂出篋中錄本贈之。黃廷鑑識。

## 柳南續筆序

王君東序者，吾邑之老學也。多識舊聞，旁搜軼事，解頤同乎匡鼎，便腹比乎孝先。余之婦翁，乃君共研之舊。君之女婿，又余同袍之友焉。神交於君，蓋自疇昔矣。年輩既懸，出處殊路，徒纘仰止之誠，莫展如舊之契。後余歸山，迨君暮齒，始獲周旋杖屨。預奉緒言，篇章往復，投桃報李，方幸鉞忘年之歎。獲論文之益，何意伏老有期，龍蛇夢兆，嗟乎黃髮淪謝，來學安仰。君雅好著述，菁雜記言事，名曰柳南隨筆，身自校刻，翰墨餘暇，復成續筆四卷。卷中所載，略同前編，或語傳流俗，不道於摺紳，或論涉詩文，有資於風雅。自君之沒，今又數年，後生末學，日就荒陋，觀省此書，亦足少助聞見。余門生吏部郎方春熙，受經於君，升堂觀奧，邑人毛琛，君嘗激賞其詩，亟爲延譽，觀茲遺編，成深追感。思人愛樹，矧伊手澤，因與同志校讎，思廣流布，以余曾接末塵，請爲之序。余亦感慨陳迹之存，低徊晤言之口，雖才謝元宴，而情同右軍，撫卷悽愴，明其要焉。

乾隆二十八年歲在癸未七月十四日，邵齊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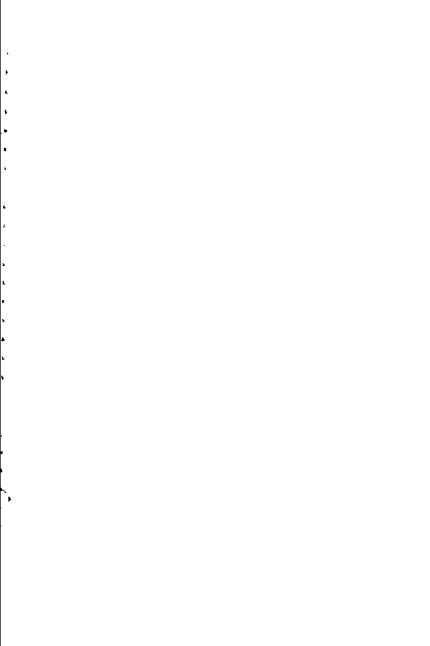




## 柳南續筆自序

余向撰柳南隨筆六卷，謬付梓人，遂馳介次，頗久而自審，其中飛靡弄巧，曲綴街談，以至謬認鸚鵡，誤書躬餼，斯言之玷，蓋往往而是。業授剗，亦未遑芟革也。而淳安方朴山先生，在藝林最爲老師，乃愛而忘其醜，一見激賞，謂可遠希老學。近埭新城，遺書千里，徒饋然之。余滋愧矣。白首山中，屋梁載仰，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彙而錄之，復成四卷。從洪氏例，名曰續筆。以視前書，或少紕繆。然溝枵陋儒，識在瓶管，雖繁詞富說，究歸空腹。余豈敢以此自賢，如魏之東里閭哉。而方先生在今日，則固盤盂誓中之子順也。遐路誠悠，而尺一脂次於面，往而質之，其品騰又何如。

乾隆丁丑立秋日，柳南七十四翁王應奎題。



# 柳南續筆卷一

## 傳名不係爵位

清 虞山王應奎東澱撰

何元朗叢說云。文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域所容。時昌言於衆曰。我衡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黃泰泉。馬西元。陳石亭。與相得。酬唱甚歡。二人只會做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著姚涑。楊維聰者耶。口口口口詩小傳云。王履吉少與其兄履約。同學于蔡羽先生。入試鎖院不售。以年資貢入太學。履約舉進士。以都御史撫治鄖陽。而履吉已前死。死後數十年。履吉名滿天下。而人之猶知有履約者。以有履吉爲之助也。文肅公吳中先賢小記云。有陳道復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名。其大父某公官中丞。赫然貴重矣。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然則人之傳不傳。其不係乎爵位。固有斷然者。由三公之言觀之。百世而下。可以興起矣。

## 生瑜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二語。出三國演義。實正史所無也。而王阮亭古詩選凡例。尤悔庵滄浪亭詩序。並襲用之。以二公之博雅。且猶不免此誤。今之臨文者。可不慎歟。

牀非雨聲

杜詩牀屋漏無乾處。牀牀二字。自來無註。而後人用者多作雨聲。余意牀牀句自是跟上兩句說。言牀上布衾兒既踏裂。而屋內所設之牀。無不漏濕。豈能安眠到曉乎。作如此解。六句方一串。牀牀猶言啞曰。村村家曰家家。不作雨聲。後見曾茶山七月大雨三日詩。領聯云。不愁屋漏牀牀濕。且喜溪流岸岸聲。以岸岸對牀牀。且下一濕字。此亦足以徵吾之說矣。

自號媿林

瞿稼軒先生嘗集古今大儒法言可爲正心修身之神益者。彙成十卷。題曰媿林漫錄。媿林云者。公之自號。蓋取內典。慚媿林之義也。其自敘識歲月爲崇禎丙子仲秋。越十五年而公留守桂林。以身死國。媿與桂同音。自號實爲之識。亦奇矣哉。

清和月

沈宗伯說詩碎語云。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艸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之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余初亦是其說。迨後考之。却未盡然。何遜詩云。麥氣始清和。謝朓詩云。麥候始清和。又云。四月實清和。江總詩云。清和孟夏肇。庾信謝趙王新詩啓云。首夏清和。白傅詩云。孟夏清和月。乃知古今人未始不以四月爲清和也。可馬公之詩。正未可輕議耳。

汪鈍翁與嚴白雲論詩

汪鈍翁與某宗伯頗多異議。一日與吾邑嚴白雲論詩。謂白雲曰：公在虞山門下久，亦知何語爲諦論。白雲舉其言曰：詩文一道，故事中須再加故事，意思中須再加意思。鈍翁不覺爽然自失。

布袋

猗覺寮雜說云：世號贅培爲布袋，多不曉其義。或以爲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頊故名。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謂其徒曰：如何入舍培，謂之布袋，乘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培以補其代，故謂之補代耳。此言極有理。又三餘帖：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頊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贅培爲布袋。

耆者館

王新城爲揚州司李，見酒肆招牌大書耆者館，遣役喚主肆者，詢其命名之意。主肆者曰：義取近者悅，遠者來也。新城笑而遣之。又揚州有兜兜巷，巷甚隘，而道路甚多，居此巷者，婦人多以做肚兜爲業，而門徑又相似，故行人每於此多悞焉。成都費軒執御，寄江南詞一百二十首，皆言揚州事，中一首云：揚州好，年少記春遊，醉客幽居名耆者，悞人小巷入兜兜，會是十年留。

彭祖八字

彭祖八字，爲壬子、辛亥、壬子、辛亥，享年至八百，而祖之九十七世孫湘靈八字，則爲壬子、壬子、癸亥、癸亥。

享年止八十有七。

韓文用成語

容齋四筆云。韓退之爲文章。不肯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獨粉白黛綠四字。似有所因。蓋謂列子國策楚詞淮南子有粉白黛黑句也。噫。斯言亦過矣。吾觀平淮西碑一篇。乃韓文之最佳者也。而李義山則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黃魯直亦云。韓文無一字無出處。而景虛顧爲是言。竊所未解。况退之所用成語。其顯然可見者。亦非止一處。如上崔虞部書。有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之句。此非本於表記耶。祭十二郎文。有三世一身之句。此非本於北史王慧龍傳耶。河南令張君墓誌。有義不可再駮之句。非本於漢書李廣傳耶。且退之所謂陳言者。震川以不切者當之。最爲得解。若謂前人一言一句。必不可用。不亦謬歟。

義門論前明書家

義門論書法。頗不滿於勝國諸家。其論祝希哲云。京兆書。血脉往往不貫。又故爲奇詭。流宕無法。書之麗也。論王履吉云。雅宜書。頗學虞世南。然所臨摹者。不過翻本廟堂碑。往往失之于鈍。由其參證少也。論董元宰云。董胸次隘結。字欲開展。而分寸太疎。法意俱乖。其用筆亦未始不逾。但嫌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結字局促。冗犯無一可觀。所謂都不知古人者也。又云。思翁硬執。密不容鍼。寬通車馬二語。不復理會。九宮八面。任意自我。古法幾盡矣。

義門論古文

義門云。今日爲古文。須裁其冗長之字句。汗漫之波瀾。使無千篇一律。萬口雷同。如道園、圭齋、潛溪、東里諸公。雖學有淺深。才有大小。熟爛則一。六經左史具在。奈乎守一先生之言。不究其根源乎。又云。前朝有志於古文而不入僻謬者。惟王守溪一人。惜後來者不能推而大之耳。

西崑取義

宋祥符天禧中。楊大年、劉子儀、錢師聖同官於朝。以詩相倡和。其詩悉效溫李。號西崑體。西崑二字。義取玉山册府之名。見大年西崑唱集序中。實前此所未有也。而冷齋夜話、滄浪詩話、李屏山西巖集序、元遺山論詩絕句。率指義山爲崑體。玉溪不掛朝籍。飛卿淪于一尉。安得廁跡册府耶。其亦不之考矣。

袖中小學

某宗伯少時。修文執禮於顧涇陽先生。先生亦愛其博雅。一日正色謂宗伯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宗伯懷然問何書。先生出袖中小學一卷。示之曰。子歸但讀公明宜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要盡此矣。

龍君執役

瞿俊字世用。號學古。居邑東五渠村。舉成化己丑進士。授江西崇仁知縣。居官廉介絕俗。聽斷如神。一日謁張真人。真人一侍者。面日狎狎。腥臊觸鼻。真人指謂瞿曰。公識之乎。此龍君也。以有罪授謫。俾執役于

此公正人爲上帝所敬。盡請釋之。瞿笑而謝焉。真人曰：公第草一表。某當代爲上之。無固却也。瞿如其言。龍竟得釋。既釋。真人率龍君以謝。且謂之曰：瞿公大恩。須有以報。向聞海藏多異物。盍獻一二乎。龍君曰：某自破家以來。幾無長物。今有白雲一朵。請以相贈。既而許贈者不至。瞿意其妄也。未幾。瞿舉卓異。行取入都。適當盛夏。而車上常有白雲護之。不知有暑。及邸都。雲乃散去。

先賢授琴

先賢子游慕在虞山之巔。前明萬歷間。有樵者過墓上。見一叟衣冠甚古。獨坐鼓琴。樵者擲斧柯聽之。叟欣然曰：汝欲學耶。因令行日過墓。授以清商數曲。後樵者于昭明讀書臺下。聞有達官貴人鼓琴爲會者。亦傾耳聽。已而笑曰：第五弦尙未調也。鼓琴者曰：汝何人。亦解此耶。試調其弦。果如樵者所云。遂令其一再彈。則泠然太古音也。大驚異。爲易冠巾。與定交。問其所從學。樵者以告。且詢其衣冠狀。乃知所見者爲子游也。吾邑嚴太守天池之琴。至今名天下。而其傳實自樵者。故海內推爲正音焉。又聞其人本一染人。徐其姓。太守公字之曰亦仙云。

青塚

王昭君青塚。在歸化城塞上。徧地白草。惟塚上不生。故名青塚。非謂塚上神獨青也。塚邊有石獅一。石虎二。石虎背上刻青塚二字。

東泉賞魚



吾邑園林有所謂東阜者。乃瞿氏別業也。中有池數畝。滿魚萬頭。自星卿先生至壽明。已歷四世矣。魚之大者。長至四五尺。每歲春秋二時。輒以空心饅頭投之池中。魚競吞之。有躍起如人立者。於是置酒池上。招客觀之。謂之賞魚。而園丁竊魚者。投以石灰塊。魚疑爲饅首吞之。立斃。斃則浮起水面。獲取無算。自稼翁殉節後。家遂中落。至壽明晚歲。幾不能自存。遂大集漁人。爲竭澤之舉。所獲魚不下千擔。吳中魚價爲之頓減。當其時取魚也。壽明舅氏鴻文陳翁。留宿池上。小閣黎明。夢一黑衣人。形狀勃窣。首以上不甚分明。向陳作禮。若有所求者。天明啓扉。則有大鯨當戶。乃悟夢中所見。卽此物也。遂以舟載至尚湖。縱之去。

### 包燈

通州有所謂包燈者。相傳包釋修孝廉時。爲友人作燈。未竟。公車促之不赴。俟作畢始行。此包燈所自始。近日通州教場前。每歲燈市。猶曰包燈市。其實不出本處。皆來自大江以南也。

### 賢母堂

尹侍郎會一母李太君。守節教子四十年。尹以翰林出守襄陽。太君在官署。治酒食以待賓客。儲水漿以給行路。當歲飢設賑。尹或他出。太君卽代爲辦理。不遺不濫。遠近悅服。尹以才能調任揚州。去之日。襄人爭出費爲建賢母堂。太君作兩絕句謝之曰。辛苦教兒四十年。還將三楚作三遷。襄陽風土頗安樂。爲感皇恩爲謝天。又曰。提名寡婦留江上。城號夫人在眼前。祇有婆心方寸許。何勞士女競流傳。詩後自跋云。從子來襄。頻年祈歲禳災。欲安享無事耳。郡人感頌。非老身意也。口占數語。命孫兒嘉銓書示襄中父老。

吟詩噴水

劉維謙字讓宗華亭人乾隆五年秋日從西湖歸月夜于塘棲道中得句云犬吠孤村月蛩吟兩岸秋獨坐船頭朗吟不輟久之寂然已墮水矣遇有救者得不死好事者爲作月夜墮水圖題咏甚夥劉生平精于韻學自謂得不傳之秘著有詩經叶韻辨說十卷

龍種

王梅溪嘗讀書温州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歇了禪師知其爲龍種是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掇波濤潰之一日梅溪大醉禪師進曰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公必中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之泣而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寺去桑門三里桑門温州城門也往來常與妓錢玉蓮善約富貴納之梅溪登第後三年不還鄉玉蓮爲人逼嫁自沉於桑門江口蜀人破堂和尚爲錢先生湘靈逃之如此今其事備載湘靈集中破堂蓋久住江心寺者

昆湖茅屋

瞿昆湖先生未第時家貧甚所居在五渠村僅茅屋三間上而屋板下而四壁並編蘆爲之是時先生館無錫華氏其徒以賀歲至先生舍歸而告其父曰先生所居乃以筆管爲之者蓋以蘆似筆管故遂致誤認爾其父初不解旣而詰之昆湖乃知其故不覺爲之失笑

馮姬

寫山馮姬以不應馬帥三寶之召遣健將縛至將加刃矣先以酒困之立盡一斗復令理杖按歌聲愈嘹亮遂得釋吾邑陳祺芳有詩云酥胸藕臂玉爲腰縛出輕紅慘愈嬌剛向筵前傾一斗寶釵重整度鸞簫

李二娃

李二娃獻賊雙僮也美而勇戰必突陣先出鋒說不可當後爲黃得功生擒亦愛其美欲與之醜不從而死祺芳亦有詩曰花底秦宮馬上飛每番先陣突重圍可憐拚得刀頭血不向勤王隊裏歸

宋人論文

宋人論文有照應波瀾起伏等語馮鈍吟謂若着一字于胸中便看不得史記馮已蒼批才調集頗斤斤于起承轉合之法何義門謂若着四字在胸中便看不得大歷以前詩

文章正宗

義門先生謂文章正宗只是科舉書不但剪裁近俗亦了未識左史文章妙處局於南宋議論與韓柳歐曾之學相似而實不同又所選國語國策之文愚意只應就每篇首句爲題方爲得體而希元必以己意另撰大似小說標目亦乖大雅

望溪精語

方望溪謂大易有言有序言有物二語古文如歸太僕可云有序矣以言乎有物則未也今觀望溪之自

爲文雖未敢遽定爲有物與否。然其議論有警切痛快處。爲前人所未發者。謹摘錄之如左。凡爲人子。曠其妻而不責以事父母。是以媾女待其妻也。世有與媾女交。而望其孝於吾父母者乎。凡爲人婦。曠其夫而不順於舅姑。是以估客待其夫也。世有與媾女肯致孝於估客之父母者乎。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口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子。而不能一視。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人之生也。受於天而有五性。附於身而有五倫。人於五性。或蔽於一。則四者必皆有虧焉。人於五倫。能篤於一。則其他必皆不遠於禮。

後與子異

或問徐廣求後與子有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于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爲後之證也。其議禮善。古人亦未有如此之剖析精切者。

朱竹墨菊

賴古堂集第八卷。有朱竹詩題下自註云。初但求之楮穎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着緋。因賦二首。又第九卷有墨菊詩題下自註云。永壽里在漢時產墨菊。時人多取其汁爲書。今人但求之楮穎。少所見矣。

巧言令色

王宇泰筆塵中一條云。巧言者能言仁。而行不掩焉者也。令色者色取仁。而行違焉者也。夫仁豈可以擊言笑貌爲哉。故云鮮矣仁。若巧佞炫飾。務以悅人。則小人之尤者。何勞曰鮮矣仁。此解似勝朱。

梅柳一條

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從此詠梅者。多用一枝。而淵明詩則云。梅柳夾門值。一條有佳花。是一條實先於一枝矣。而詩家未見有用之者。

一把連

俗語有所謂一把連者。連當作連。按明制。宮中每夜寢殿門既闔。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纒掛牀前架上。童以蘭麝名曰一把連。夜間御前有事。以便頃刻裝裹趨赴也。事見秦蘭徵天啓宮詞註中。

小西天

前明崇禎間。雲南麗江郡伯木增。曾獲唐華嚴經祕抄。以中土未傳。不遠萬里。就刊吾邑毛子晉家。其使乃僧也。僧云。常奉木郡伯命。率從者往小西天。以土貢爲贄。總計四十八色。而每色析計又各四十八盤。雖金銀珠亦然。及至中途。彌望無際。日且暮。或野棲是懼。獨同行一僧。以棒擊地。忽有人從地中揭板。纍纍出。蓋穴居也。僧入宿。問居此何爲。皆云有琥珀生其下。每登山視烟氣上。即可掘而獲。初入掘時。質甚軟。須裹置腰間。移時乃堅。疑可寶。與世所傳茯苓化琥珀者異也。及抵小西天。則去雲南萬里。去大西

天尚八千里。而雲山隱然。望之幾峙。其王不理他政。止務齋修。每將寂滅。則集諸練行國人會食。互相扣擊。以數百計。其辨難不勝者。相次引去。最後餘二人。相詰鬪不休。待一人辭窮。方伏地拜。其勝者坐受。卽代爲王。又使者初至。其于四十八色外。復堅索水與牛二粒。亦以四十八爲率。及水與牛既進。有僧數十人。從他國至。以筒吸水入鼻。方飲。飲已。又羣譚胡咒。作喃喃狀。則牛皆跪。僧頷而喜。競提其角。裂至腹。先取血肉置盂中。咒之。立化盡。食之已。取所餘巨骨亦咒之而化。化而食。食而盡。與血肉不異云。

荆公詠菊

王荆公菊花詩。有千花萬卉凋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之句。馮定遠許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亦似梅花。但凋零二字。亦本鍾士季菊花賦。百卉凋瘵。芳菊始榮之語。至一枝二字。則陳羽詩。詠過重陽人病起。一枝殘菊不勝愁。已先用之矣。顏黃門有云。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誠哉是言也。

青林高會圖

圖爲黃存吾手筆。今者七人。爲張伯起。王伯毅。趙凡夫。董思白。陳眉公。嚴天池。蓮池大師。蓋存吾仰慕七人。乃合繪其像于一卷。而卽請思翁題署者也。七人各有詩。皆手書。惟蓮公獨缺。後有某公題跋。謂當精于揀擇。勿濫入。恐爲蓮公笑。蓋有所指也。或曰。指凡夫而言。以凡夫所著說文長箋。杜撰不根。爲某公所深非也。今圖藏天池後人。而諸公手書已失。僅存臨本矣。

藥名詩

席啓紘、字文表，吳庠生。葛震甫遠宦滇南，其母年已八旬矣。文表作藥名詩諷之，有知母年高獨活棧，當歸奚事向天南之句。葛得詩心動，即掛冠歸里，登文表之堂，再拜曰：先生教一龍以孝，一龍母子受賜多矣。世稱震甫之慮懷，亦多文表之古誼云。

方爾止吟詩

桐城方文字爾止，嘗登鳳凰臺，吟太白詩云：鳳凰臺上一箇鳳凰遊，而今鳳去耶臺空。耶江水流，曼聲長吟，且詠且拍，人皆以爲朱翁子之徒，隨而笑之。又考詩甚嚴，見同輩作，卽一字未妥，必推敲以定，人噫之曰：改而止。

蚌蟻相公

馬士英在宏光朝，爲人極似賈秋壘，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同。羽書倉皇，猶以鬪蟋蟀爲戲。一時目爲蟋蟀相公。迨大清兵已臨江，而宮中猶需房中藥，命乞子捕蝦蟆以供，而燈籠大書曰：奉旨捕蟾。嗟乎！君爲蝦蟆天子，臣爲蟋蟀相公，欲不亡得乎？

服御類優

阮大鍼巡師江上，衣素蟒，圍碧玉。見者詫爲梨園裝束。某尙書家姬，冠插雉羽，戎服騎入國門，如昭君出塞狀。大兵大禮，而變爲倡優排演場，苟非國之將亡，亦焉得有此舉動哉。

官家

天子爲官家而婦人之稱舅姑亦曰官家。按馬令南唐書元宗好遊李家明常從初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優戲爲翁媪列坐請婦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元宗笑于是百官進秩有差註云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又爾雅釋親婦人于舅在則曰君舅姑在則曰君姑。

薊菴名論

趙家駒字千里號薊菴華亭諸生。夏考功之友也。所著說夢一書頗佳。其中有云。士君子處得爲之地。當以利濟爲心。若徒知自好。而坐觀沉溺。此亦犯冥譴。又云。士大夫居鄉。和易近人。最爲美事。然以施于貧士故交。乃見盛德。至于不宜假借之處。亦當稍存風骨。若有意模稜。使近鄉愿。恐體統亦從此陵夷矣。此兩條議論最善。縉紳宜取以爲法。

墓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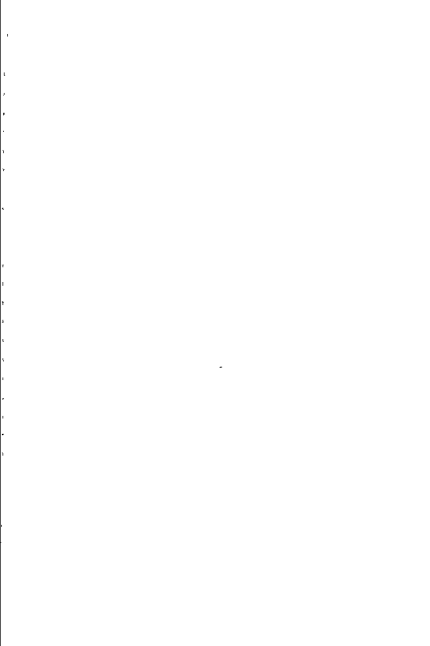
古不墓祭。見于禮經。後世儒者多泥其說。而以墓祭爲非。雖朱子亦謂神主在廟。而墓所藏形骸耳。故不宜祭。至顧亭林日知錄。歷引經傳之說。累千百言。以證其非古。其論識辨矣。獨是記之所謂古者。安知非指殷周以上耶。卽如墓而不墳。且不樹。是明指殷周以上矣。而今亦可從之耶。夫周官有墓大夫之設。掌凡邦墓之地域。是萬民之葬。皆上主之。而樵牧之侵。可無慮也。自周之衰。而墓大夫之官不設。民皆自爲卜地。又未必與所居密邇。苟缺于祭掃。則侵界址。盜松楸。皆在所不免。亦誰知之。而誰禁之。此古今時勢。



之不同。而禮經之旨。斷有不可泥者。按唐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五禮。永爲恆式。今之清明。是其遺制也。唐天寶二年八月。有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之詔。亭林謂闕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是其遺教也。而吾鄉祭掃。則用十月一日。

平望女子

吳江葉元禮。美丰姿。少時過平望酒家。一女子見而悅之。私問其母曰。頃來者爲誰。母曰。吳江葉四郎也。女自此遂成病。且死。告父母曰。兒因葉郎而病。今死矣。葉如再經此。須一告之。父母如其言。元禮入哭之。事如唐崔護。桃花人而。時不同生耳。新城王司寇。元禮之師也。曾賦詩以紀其事云。



## 柳南續筆卷二

### 元燈

前輩中式有所謂元燈者。一脈相傳。明眼輒能預定。聞唐荆川家居薛方山上。公車來別荆川曰。意君當作會元。但南京有許仲貽者。曾以聰慧來相證。君往須防其出一頭地。及榜發。許果得元。方山第二。後方山提學浙江。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當時文字之有定評如此。

### 棉布之始

棉有草木二種。皆出海外。某見於紀載者。大抵皆木棉也。張勃吳錄云。交趾有木棉樹。高丈餘。王潛溪云。一名斑枝花。又泊宅編云。閩廣多木棉。名曰吉貝。織爲布。是卽白纈。然今吳地所種。乃艸棉。非木棉也。而其用與木棉正同。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地高仰。不宜五穀。元至正間。偶傳此種。植之于地。頗茂。有一媪名黃道婆者。自崖州來。乃教以桿彈紡織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內外。悉習其事矣。按小爾雅釋名。及孔叢廣服篇。皆云麻紵。葛謂之布。又鹽鐵論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絮而已。故命曰布衣。可見麻與紵葛三者之外。古者別無所謂布也。但紵葛或專用之於夏。而麻則兼用之于冬耳。孔博

士論語繹袍註云。繹桑著也。邢疏謂雜用桑麻以著袍也。蓋貧者不能具絲絮。故擗麻使熟。著之於袍也。夫以麻爲衣。則不能禦寒。以麻著袍。則不能生煖。古人五十始衰。則必衣帛。職是故耳。今棉之爲用。可以禦寒。可以生煖。蓋老少貴賤。無不賴之。其衣被天下。後世爲功。殆過于蠶桑矣。而皆開自黃婆一人。是不當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與先蠶同列祀典乎。

碧螺春

洞庭東山碧螺峯石壁。產野茶數株。每歲土人持竹筐採歸。以供日用。歷數十年如是。未見其異也。康熙某年。按候以採。而其葉較多。位不勝貯。因置懷間。茶得熱氣。異香忽發。採茶者爭呼嚇殺人。香嚇殺人者。吳中方言也。因遂以名是茶云。自是以後。每值採茶。土人男女長幼。務必沐浴更衣。盡室而往。貯不用筐。悉置懷間。而土人朱元正。獨精製法。出自其家。尤稱妙品。每斤價值三兩。己卯歲。車駕幸太湖。宋公購此茶以進。上以其名不雅。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大吏。歲必採辦。而售者往往以僞亂真。元正沒。製法不傳。卽真者亦不及鐘時矣。

周璉畫龍

周璉字崑來。江寧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畫龍著名。嘗以所畫張於黃鶴樓。標其價曰一百兩。有臬司某者。登樓見之。賞玩不置。曰誠須一百兩。璉卽卷贈之曰。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覘世眼耳。公能識之。是某知己也。當爲知己贈。由是遂知名。其畫龍烘染雲霧。幾至百遍。淺深遠近。隱隱隆隆。誠足悅目。或謂畫龍

以雲勝固爲得之。第烘染太過。猶非大雅所尙耳。

#### 尊官

太湖采蓴。自明萬歷間鄒舜五始。張君度爲寫采蓴圖。而陳仲醇葛震甫諸公。並有題句。一時傳爲韻事。康熙三十八年。車駕南巡。舜五孫志宏。種蓴四缸以獻。而侑以貢蓴詩二十首。并家藏采蓴圖。上命收蓴。送暢春苑。圖卷發還。志宏着書館効力。後以議敘授山西岳陽縣知縣。時人目爲尊官。

#### 大人

稱謂亦隨時爲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此爲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者。呼直指爲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與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吾邑夏玉麟。垂髫時。縣試呼縣令爲大人。令不悅。命歷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爲率。玉麟對以孔門七十二賢。雲臺二十八將。令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稱爲尊。其名頗覺近雅。此亦余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 四六聲病

四六出於南朝。亦有聲病。馮補之曰。王公四六語云。王文恪公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綽約。與據鞍。嬰鏢。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爲聲律矣。王荆公愛其友譚昉。賡奏。稱其車斜韻險。競病聲難。殆亦以其聲韻事對也。唐人近體詩。如元白溫李。於聲律尤細。讀其應用之體。亦須以是求之。

陳眉公

崇正初，華亭錢龍錫以相召。過辭陳眉公，眉公從容言曰：拔一毛而利天下，龍錫莫知所謂。入都則總督袁崇煥以誅烏帥毛文龍爲請，龍錫悟曰：此眉公教我者耶？報袁令速誅之。未幾邊事益壞，上大以誅毛爲悔，袁論磔，而錢以檻車徵，幾不免。或曰：士大夫謂眉公者，必強令贈言，不得則不歡。眉公一再讓，後則緩頰不暇計當否矣。

杜詩註

工部胡馬詩云：竹批雙耳峻。錢註引魯國黃伯仁爲龍馬頤云云。又引唐太宗敕十驥云云。而錢湘靈則云：相馬者耳欲如劈竹。故云竹批。近吾友陳見復云：周人廋人散馬耳。註云：以竹揜押其耳項，無使善驚。工部蓋用此也。此註較之兩錢似爲典切。然吾以爲竹者鞭也，批卽批其頰之批，所謂策其馬也。凡馬策之，則兩耳輒豎，故云雙耳峻也。其義不過如此。若過爲徵引，反失物情矣。又許仲晦傷虞將軍詩云：胡馬調多解漢行。何義門抹解漢行三字，而批其旁云：語有番漢之別。馬行豈有二耶？不知俗所謂小行者，是卽漢行也。看書註書亦須識盡物情，方好勸筆。

僧大涵

大涵，吳江人也。號喫雪子。旣而遊鴈蕩，黃山，愛其勝，遂合兩處以自號。曰鴈黃。嘗耕黃山，土堅，劘之有聲，忽聞半空有響者，仰視之，樵伐木也。因吟云：築土登登登，伐木了了了。遂大悟。詩從此進。後以語人，人曰：

何乃竊詩經語。大誦實未誦詩。索觀之。笑曰。彼疊二字。實不如三字肖也。嘗論子字。象謂父母俱存。子也。一不存。則子矣。俱亡。則了矣。是以孝子愛日。又云。篆文色字。象如蛇。故君子遠色。

王斥音漢

王斥河南蘭陽人。舉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營家居時。邑令往謁。值斥方傅胡粉。衣婦人服。登場而歌。令入。同爲優者皆散去。斥不易服。直前迎令。令愕然。斥爲婦人拜。徐告令曰。奴家王斥是也。其女嫁某家。既婚。婿設席候之。朱其面。像關壯繆。綠袍乘馬而往。至門。婿出迎。殊不顧。下馬胡旋。口唱大江東一曲而入。座賓駭匿。引滿數巨羅而歸。斥工爲制義。戊辰會試。七藝俱爲主司所賞。閱至論。忽見用符爲杜麗娘。主司大駭。置之。後每見上公車者。輒戒之曰。後場中慎勿用古人姓名也。

竹器

嘉定竹器爲他處所無。他處雖有。巧工莫能盡其傳也。而始其事者。爲前明朱鶴。鶴號松隣。子纓。號小松。孫稚。征。號三松。三人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爲遊戲者也。今婦人之髻。有所謂朱松隣者。卽以創始之人名之耳。

上番下脫

上番下脫。俗語也。而少陵詩有會須上番看成竹之句。太拙詩有下脫文君取次遊之句。近吾邑錢湘靈。著年會上。已日限蘭字韻詩云。永和年月玉峯寒。上番桃花下脫蘭。上番下脫。並是俗語。而皆經唐人用。

過所以爲佳。

阿膠

山東兗州府有阿井。舊屬東阿縣。今又割屬陽穀。其井之始也。或曰由於虎跑。如杭州定慧禪院泉井之類。或曰濟水發源於王屋。其流伏而不見。神禹治水。鑿地探之。後遂成井。其性下。其質厚。用以煎膠。治癆療之勝藥也。按東阿城中有狼溪。欲煎膠者。須用烏驢皮浸狼溪中百日。刮淨毛垢。汲阿井水熬之。火用桑柴。三晝夜始成。以麻油收者。其色微綠。以鹿膠收者。其色微紫。並光亮如鏡。味甘鹹。無皮臭。其真者如是止矣。他說皆妄。若今之貨者。俱雜收敗革。用他水煮之。若係濟水。猶可用也。本草云。真者質脆易斷。假者質軟難敲。然以毀者置石灰中。則軟者亦脆。此又不可不知也。

時文選家

本朝時文選家。惟天蓋樓本子風行海內。遠而且久。嘗以發賣坊間。其價一兌至四千兩。見錢圖可云不脛而走矣。然而浙中汲古之士。如黃梨洲。范季野輩。頗薄其所爲。曰爲紙尾之學云。

飯僧求嗣

吾邑山塘王氏之先某君。年四十無子。頗以爲憂。因向蓮池大師請禱。大師謂多飯僧。可以有濟。某君立願以二萬爲率。迨已如數。乃往雲棲建水陸道場。以告圓滿。道場既畢。師乃謂某君曰。君自此可得六子矣。已而果然。某君請其故。師曰。當建道場之日。僧之化去者六人。此六人者。或銜君德。或豔君富。皆願爲



君嗣者也。隨念往生。佛因嘗言之矣。余是以預知之。

### 馮氏之學

吾邑馮鈍吟之學。以熟精文選理爲主。文必如揚雄、鄒衍、李斯、司馬相如。以至徐、庾、王、楊、盧、駱輩。而後爲正體也。詩必自蘇、李、曹、劉。以至李、杜。而得李、杜之真者。李義山也。其相傳則以韓、呂、黎爲大宗。之支子。禪家之散聖。至於歐陽、永叔。則直以空疎不讀書誦之矣。又云。今人文筆之弱。皆因六歲卽讀朱子集註。雖欲沉鬱奧博而不能也。又云。經學盛於漢。至宋而疾之如仇。元學盛于晉。至宋而視爲異端。其不滿宋人如此。

### 偕山僧

吾邑有偕山僧者。真實修行人也。嘗跌坐街頭。適當入定。而巡檢司過之。罪其不起。命隸子杖。杖畢。而僧遽化矣。錢侍御秀峯之生也。其父龍橋見偕山入室。知其托生。故遂以偕名之。後秀峯以進士起家。歷官至侍御史。出按齊楚。所至縣尉巡司之屬。伏謁道左。則必發怒。子杖。家人問其杖之故。輒亦不自解也。蓋死時一念怨毒。未能消釋故爾。

### 宋箋

太倉王文肅公家。有宋箋一。可長十丈。米元章細楷題其首。謂此紙世不經見。留以待善書者。後公屬董思翁書之。思翁亦欣然自信曰。米老所謂善書者。非我而誰。遂竟滿幅。

諸生就試

鼎革初諸生有抗節不就試者。後文宗接臨出示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至。人爲詩以嘲之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親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及進院以桌櫬限於額。仍驅之出人。即以前韻爲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喫光。聞者無不捧腹。

王麓臺作畫

太倉王侍郎童時偶作山水小幅。精書齋壁。祖奉常見之訝曰。吾何時爲此耶。詢知乃大奇之。曰。是子業必出吾右。瑯琊元照見公畫謂奉常曰。吾兩人嘗讓一頭地。奉常亦曰。元季四家首推子久。得其神者。惟董宗伯。得其形者。予不敢讓。若形神俱得。吾孫其庶幾乎。元照深然之。公每作畫必以宣德紙。重毫筆。頂烟墨。曰。三者一不備。足以發古雋渾逸之趣也。公官京師時。每歲初冬。輒贈門人幕賓畫。人人一幅。以爲製裘之需。好事欲得之。往往緘金以俟焉。

麓臺論畫

麓臺論畫。每右漁山而左石谷。嘗語弟子溫儀曰。近時畫手次第無人。吳漁山其庶幾乎。儀舉王石谷爲問曰。太熟。又舉查二瞻爲問曰。太生。蓋以不熟不生自處也。又曰。山水用筆須毛。毛則氣古而味厚矣。嘗自題秋山晴爽圖云。不在古法。不在吾手。而又不古法。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脫盡習氣。觀此數語。

則其造詣可知。

剃鬚償米

雲間顧少參之曾孫名威明者。席先人餘業。有田四萬八千畝。而性豪侈。喜博。又酷好梨園。集遠近輕薄子。演牡丹亭傳奇。有一少年裝杜麗娘者。須剃去鬚。少年故靳之。進曰。俗語云。去鬚一莖。償米七石。倘勿吝。乃可從命。顧笑曰。此細事耳。卽令一青衣。從旁細數。計去鬚四十三莖。立取白粳三百石。送至其家。其作爲大抵如此。不四五年。所有田取次賣去。卒以逋賦爲縣官所拘。自縊於獄。

孫狀元

吾邑孫承恩。字扶桑。中順治戊戌進士。弟暘。先一年舉北闈。被劾遣戍。臚傳一夕。當寧閣承恩卷。至策中。克寬克仁。止孝止慈。頌語大加稱賞。拆卷見其名。上問學士。王熙與孫暘一家否。卽遣面詢。學士乃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沉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父。學士故與承恩善。既上馬。復回顧曰。得無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上猶乘燭以待。既得奏。尤嘉其不欺。遂定爲狀元云。

唐詩選本

唐詩鼓吹一書。乃後人托名於元遺山者。曰吾邑陸勅先。王子澈諸人。服習是書。重爲剞劂。而是書遠盛行於世。才調集一書。係韋毅所選。韋官於蜀。而蜀僻在一隅。典籍未備。此必就蜀中所有之詩爲之詮次。

者自馮已蒼兄弟加以批點。後人取而刻之。而此書亦盛行於世。後學作詩。以此二詩爲始基。汨沒靈臺。蔽翳識藏。近俗近腐。大率由此。鍾譚詩歸。或疑其寡陋無稽。錯繆雜出。此誠有所不免。然以此洗滌塵俗。掃除熱爛。實爲對症之藥。猶非鼓吹。才調兩書可比也。

待士盛典

康熙癸酉春。學使許公汝霖。以科試按臨澄江。試畢。合宴諸生於君山之巔。赴者二千餘人。席地論文。酬酢竟日。臨別。諄諄訓誨。此從來未有盛事也。

王文恪祖塋

王文恪公祖塋。在洞庭東山之化龍池。形爲鳳凰。展翅湖中。案山稍偏。地師云。可惜狀元旗不正。他年應作探花郎。後竟如其言。越二百年。而公之八世孫世琛。仍於康熙壬辰科狀元及第。未知此又何故。聞狀元公於會試前三日。祈夢於神。夢至一廳。其柱聯云。雨中春樹萬人。雲裏帝城雙鳳。蓋藏家闕二字。以示必中狀元也。

舍禁

周官荒政十二。有舍禁一條。謂舍山澤之禁。與民同利也。然古者山澤隸於官。故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設。今則山澤之間。民以價買。各有所屬。租賦出焉。是舍禁之法。不得行于今也。以崑山近事言之。馬鞍山小。而林木茂密。有鬱鬱葱葱之象。其邑科第蟬連。戶口饒裕。勝於他處。自乙巳水災。有盜取林木者。山

主鳴之於縣令，令隱持舍禁之說，不爲深究。於是盜取紛如，不及半載而山竟濯濯矣。自此風水大壞，遂致科第寥落，戶口貧瘠，有一跌不復振之勢，而其害實自上一念之姑息貽之。昔宓子治單父，齊師將至，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使邑人出自刈。」傅郭三請，宓子不許，曰：「寧使齊人刈之，令吾民有自取之心，則其削必數年不息。此其深識遠慮，非素奉聖人之教者，不能如是也。學優則仕，不當於此處求之乎？」

### 薛太守

武進薛太守諧孟方山先生之元孫也。鼎革後爲頭陀，居元墓，自以名寀，吾今不冠，當去山，又削髮，當去人，僅存米字。元墓有米堆山，因名米，號堆山。

### 倪文正公

倪文正公元璵，甲申死節名臣也。愛構園亭，頗極工巧。新安所出之墨，有方于魯，程君房製者，名品也。公嘗以方程墨調朱砂，塗壁門牕，并及牆壁，門生魯元龍爲徽州司李，公索取方程墨，元龍徧覓以應之。間數日又索，元龍曰：「先生染翰雖多，亦不應如是易盡。既乃知其故，園中構三層樓，其兩旁種竹數百竿，頗極蕭疎之致。公嘗謂人曰：『衛詩云：瞻彼淇澳，綠竹潛潛。竹固水產也，今托根百尺之上，君以爲何如？』其可笑如此。」

### 僧大汕

康熙間，廣東旱，當事祈雨不應，有浮屠大汕者，榜其門曰：「老僧有風雲雷雨雷，當事亟禮致之。」禱果得。

兩。大汕以是名聞百粵。安南國王阮某厚幣招往。餽珍寶無算。至以黃金填寺額云。

芷崖贈妓詩

蕭中素字芷崖。松郡木也。善爲詩。所著有釋柯集。贈妓二首。雖遊戲弄筆。而有運斤成風之妙。因錄之。其詩云。我年八十君十八。相隔戊申一花甲。顛之倒之是同庚。好把紅顏對白髮。又云。我年九九君十九。配成百歲真佳偶。天孫恰與長庚對。千古風流一杯酒。

瑯湖謝恩詩

華亭王相國瑯湖侍御農山長子也。嘗官禮部右侍郎。弟薛澱同官而居左。聖祖問兄弟齒。因瑯湖長。轉左。作謝恩詩云。忝佐秩宗方八月。新綸轉左出黃扉。朝廷異數恩誠渥。兄弟同官事更稀。拜命隨肩依鴈序。得銜聯袂似鸞飛。遭逢何幸傳佳話。但愧才庸報答微。

辛丑奏銷

辛丑奏銷一案。崑山葉公方請以欠折銀一釐。左官公具疏有云。所欠一釐。准今制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蓋爲己亥進士及第第三人云。

女貴墳

洞庭山吳昂字景東。明宣德初。嘗爲父卜葬地於高峯之俞塢。形家言。葬此。子孫當有官至一品者。後公長孫女適王文恪公。諡封一品夫人。而吳氏子孫。訖未有登第者。有識者以爲此以外沙特佳故也。至今

士人稱之曰女貴墳。

刺稱同學

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沖始之。太沖題張魯山後貧交行云。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雖變稱同學。慚愧拿州記不孤。自註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眉生名壽民。宣城人。文虎名符。餘姚人。皆知名士。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之陽舍人也。深目戟髯。其狀如羽人劍客。遇道士授神行法。一晝夜可走八百里。所畜多異物。有仙人李赤肚所贈白布衲。內多名人題贊。有張益德玉印一方。篆文殊古。寶色斑駁。腰間出一小獼猴。長可五六寸。能行走席上。擎杯送酒。家有大葫蘆。可貯米三石。江陰界連常熟。當接壤處。有沙堤一帶。頗平衍。每歲中秋。爾邑馳馬較勝負者。恆于斯。而如阜。秦興有良馬。亦渡江來會。適當羣騎雲集。而玉川牽一黃犢至。頗驥掉。不甚博碩。其鈴轡鞍蹬。一一如馬。曰。願以此與諸君遊戲。衆大笑。玉川固詰。乃曰。姑試之。則選上駒與之並馳。無不落其後者。後至松江謁陳眉公。以此犢爲贄。曰。此青牛也。宜爲老子所騎。眉公喜而受之。後轉遺於人。其人託莊僕家養。而莊僕竊以駕水車。遂致倒斃。亦所遭之不幸矣。

糟園御史

順治中御史秦世貞按吳發撫臣土國寶罪狀。臧累數萬。寶懼誅。自經死。吳民快之。有鐵面御史之稱。繼秦至者。好爲長夜飲。有無名子改崔殷功之詩。大書粘於戟門。曰。三吳士民題贈。某老先生云。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精圖大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精圖日日醉春風。御史得詩。判其後曰。知道了。仍揭於門。杖門者三十。